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微尚齋雜文
汪兆鏞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徽尚齋雜文

微尚齊稔文

張翰曰署



壬午七月

微尚齋雜文序

微尚齋雜文六卷汪君憬吾自定稿哲嗣等將以付梓書來問序
余瞿然曰君嘗以相屬也曩君出眎此編屬爲之校訂自言中多
憤世之談恐遭時忌不敢求序於人夙託相知欲得數行弁首略
述其生平足矣余因循未報君遽長逝以爲愧負今讀其文而重
有感也君少從東塾先生學講論經史旁及詞章生際承平初不
欲以文傳也中歲而後所學未得一試時局迭變異說紛紜驚新
而厭故炫名而亡實禍患伏於隱微而莫之省也君以憂時之遠
識爲救國之危言感慨欷歔其中有不能自己者嘗恐學術之害
中於人心辭而闕之故不嫌於過激晚遭喪亂舉世波靡獨不爲
時風衆勢所劫表章忠義闡發幽潛隱以寄其孤抱君不以能文
自詡而一生志節於文字見之往日從容談藝誠不料數十年後
徒以空言寫其身世之感也今者遷流日下淪胥之禍已見莫不

服其先幾之識至於公論大明之日其人其文益爲世重已集中有古文有駢文有攷據之文東塾嘗謂兼擅此數者海內名公唯顧亭林洪稚存袁簡齋阮文達能之君諸體無所不能足以方駕前賢使東塾可作其驚喜可知矣余獨感於所謂憤世者文章之道與時勢相推移有不期而然者俯仰愴歎而爲之序亦以副君之意也壬午四月閩道士張學華

微尚齋雜文卷一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南裔異物賦 有序

漢議郎楊孚南裔異物志久佚會稽章宗源撰隋書經籍志攷證引後漢書賈琮傳注馬融傳注水經葉榆河注溫水注北堂書鈔酒食部數條南海曾釗輯本引後漢書明帝紀注文選蜀都賦注初學記卷二十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卷九百四十七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四本草卷十四黃佐廣東志卷二十四凡十餘條尚非完帙也今海國棣通異藎物集忘土物之愛貽漏卮之憂光緒甲申山堂秋課廣雅督部以此命題輒掇摭瑣言爲賦一篇匪云拾遺之資物申近取之義治國聞者或有採焉有北地公子問於南海主人曰蓋聞服領之表賁禺之濱土豁開

而舒勃勢磅礴而輪困蘊眞靈於宙合鼓大氣於洪鈞物產駢衍
珍異紛綸山海之經靡載爾雅之注未申子能體物瀏亮卽事敷
陳羣瓌質之虺蒨繪奇藻之璘彬乎主人曰唯唯爾其地拓蠻夷
境湊水陸據常羊之維應朱鳥之宿五嶺錯峙而鬱盤三江交灌
而迴屬二樵崑龍八桂森簇地絡際於窮天網宅乎煥靈海膏流
炎洲氣毓噓噏秀英含孕清淑穎采隱生榮光旁燭蕩爲鮮霞幻
如文縠沛乎懋朗而蓋蓋杏兮隱鱗而滋育於是朱草綠阜白藤
被壤蒲九節而舒榮茅三脊而成象細翻蛾眉高抗仙掌慎火栽
而敷瀟知風驗而森爽白薤撤曳而蘇囉赤笛子蛻而爛晃蠶縮
砂兮磊砢薯染戩而焯朗海藻地榆虎耳牛旁吉利葳蕤沙麻放
杖咸蜿蟺以軫紆迺紛溶而影盪木則紫檀漆樹花梨黃楊席織
笏篋麪屑枕榔糜穀木而造紙揉飛雲而琢觴稜棗簌兮鐵力子
駒夥兮金剛翥雞翅而雨屑垂馬纓兮雲張石柎箭筈而蕭蔓蘋

桐巍踈而蔥蒼花則絲罽龍髯毳披鹿耳胡蝶渲紅杜鵑染紫弔
鐘形奇風蘭品異木絲高兮雄采末麗香兮旖旎探素馨兮結鏡
插玉簪兮列市艷敷四時香颺九里果則丹荔黃蕉羊桃龍眼柑
紅肌豐橙甜味擅蔗漿冰清椰瓢雪豔波羅魁碩而玃齏蜜望芳
甘而峭倩磋礫努乎鬼目鮮扁暎乎人面凡夫麗質榮莖瓊雕錦
炫扈扈皇皇幾彌望而暝眊其中則有錦雞烏鳳白雉綠鳩孔雀
花燕鵲鶻鶻翡翠耀乎采羽鷄鷄爛其丹眸吉弔辟沴青妝戀
幽或先顧而瞬閃或倒挂而香收更如文豹黃麀元犀素牛海馬
駁娑而夔恍石羊踔絕而踐蹂貊食鐵而激嚙獸生風而蚶蜆緣
青梓兮木獸餐素筍兮竹髓又若鬣帆高撐蜃市空結鈎爪鋸牙
逆鱗芒舌削珙殼而飾刀聚蛤粉而搓雪璫瑁駿樂而瞬煊石鏡
光熒而漂擊明蠟堅而築垣嘉魚肥而出穴卽至桂蠹饌香蘭蠶
含潔仙蝶羅墜而效娃諾龍倬跳而嗽齧炫金花兮煥爛衣白蠟

而層綴蝓蚘宛蜒以磨牙禾蟲佶屈而灑血蠕動蟄潛跂行喙息
詭質怪章難可識別況乎沈香文具水精珊瑚丹砂句漏之井明
珠妮川之都冶蠻銅而鑄鼓鏤伽楠而貫珠青花膩兮硯凍黃栗
伴兮石膚玢幽璀璨錯焯燦豐芙涌麗光而矚霍睨鼉采而邈殊燭
奇形於海豎駭寶氣於天吳至於剪葛爲紗擘蕉製布織羽兮毳
氈入筒兮縑素鮫綃浣而光瑩蜨繭斂而紋互花著綾兮耀華竹
編衣兮合度黎錦獮絲帶飾服具銅街積雲金市屯霧鬻異珍者
鹿_也擷瓌材者鳥赴誠恢瑋之觀寶藏之庫若夫縑絲成困熬波
堆素邊壤灌輸市舶布濩固土宜之常產尤更僕而難數也公子
愒然曰番禺一都會耳包絡精英囊括珍貝彪外弼中物博地大
何彼攬掩擗揅僮惛肺昧徒事務歐墨之奇巧羨機變之狷狷乎
主人遂怵舞而起曰微子言余亦將暢述其意也夫古者水土有
書物產有志豈徒據寫芳華衍悅幽邃亦欲表文明之名都遏荒

驚之多思方今琛畫麝來梯航鱗次實衣被乎盤瓠奚眩悸於魑
魅惟培沃其本根恆葆固其精粹勿綱弛而紀隳益騁妍而抽祕
若幽并兗豫之材吳楚滇蜀之地曾不測其殷賑紛塹鬱鞅夥鈇
卽交廣之荒遐已瑰奇之攢萃洵乎宏富之區足以懾戎狄而引
避至若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或沈香於浦或擲硯於淵聿返醇樸
必則古先義各有在別著於篇

擬王元長求自試表

竊聞素餐之恥詩人所譏尸祿之臣明王弗取臣世受殊寵復荷
明揚舉秀才之科廁舍人之位優游侍從委蛇退公未克勉效涓
埃裨益朝政仰懷虛受之愧俯切玷宗之憂彌用兢惶不知所處
夫甯戚欬獻於扣角管仲感奮於脫囚彼二臣者豈不知干名采
譽君子不爲枉尺直尋賢者弗屑顧爲自鬻之行冒不韙之名者
何哉亦以遭際明時竊冀稍竭忠愫也方今魏氏寢橫北境侵擾

絳旗夕卷元甲朝屯笳音盪魂馬嘶動魄臣每思及未嘗不中宵
激涕臨餐輟觴願效謝艾以千騎假臣欲比黃權以萬人當寇庶
幾奮驂抽戟矯箭控弦挫彼兇鋒滅此朝食雪國家之恥抒憤鬱
之忱雖身隕沙塲脂膏原野亦所願耳況復頽歲以來陰陽愆序

見齊武帝永
明元年詔書 雖雉升鼎示警乎殷宗祥桑生庭垂戒於漢帝宮闈

脩省僚庶震惶臣猶忝奉圭璋坐竊貂珥弗克光揚休命寅迓熙
和遐瞻天時近念人事每自脩省彌益心悔而素乏張航之薦空
上賈誼之書譬之搏風之鳥豈宜鍛其羽翰縱壑之鱗何忍殫諸
涸轍儻用而弗效甘伏斧鑕葑菲之采不盡悃忱惟陛下察焉幸
甚幸甚

讀史記貨殖傳

姚姬傳氏言司馬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泊先海內徒
令民仿效淫侈而逐利資故傳貨殖以譏切之桂林朱伯韓深然

其論吾竊以爲非子長意也夫貨殖與平準相表裏者也平準書述武帝通西南夷興衆築衛朔方出擊匈奴轉漕煩費府藏蕭然乃算車船募民輸粟拜爵由是吏道益雜言之絕痛而理財之弊則推原於富商大賈蹠財廢居不佐國家之急復於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困辱之制慨乎言之以明抑商太甚故各私奉養而無與於國計也傳言略道當世賢人之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明乎弄法犯姦逐利不軌則禁之非所語於取與以時者也又言善者因之次利道之次教誨之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又以明宜效齊太公勸功通貨以富國不當如桑宏羊之令吏列肆以攘利也審乎此而子長著書之旨不較然可覩歟虞書言懋遷有無化居周設司市之官孔子言來百工則財用足孟子言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聖人之重商政也如此有勞來以匡敕之無放棄以摧阻之是以君足而民安誼附而勢合鄭絃高以乘韋弭國難輸

敵情者非商也哉自漢以來數千年賤視貨殖之業日思所以困之爭之本末不相維緩急不相顧以致積弱不克自振拘學之士空言無補且蹈子長所謂鄒魯好儒趨利尤甚者比比而是如痿痺之人不遇強暴幸閉關自守耳傳首引老子云至治之極鄰國相望老死不相往來其果不相往來也耶吾恐抵巇視隙競出其術以桔之噉之踣之鞣之者將踵至焉讀貨殖傳而歎子長之所

見深遠矣

傑子居云貨殖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知言哉

說忠

爲人臣止於忠此千古之大義近世詖辭邪說乃有以忠爲非者眞名教之罪人也周禮地官鄭疏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晉語除闇以應外謂之忠春秋左傳僖九年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大戴禮三朝記知忠必知中玉篇忠直也廣韻忠無私也訓忠字最確孔子云臣事君以忠謂當除去闇昧以

誠實正直無私之心事君孟子言大臣能格君心之非亦同此義其誤以諂媚爲忠者是逢君之惡長君之惡罪莫大焉後漢書任延傳延曰私臣不忠忠臣不私世之所謂忠私也不忠之甚也是不可以不辨壬子九月

說仁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觀於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可見蓋仁之理至深且微不同事功才智之顯著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戰國時競尙功利爭地殺人不愛人也故孟子必以仁義立言朱子仁說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得孔子意矣仁所包甚廣仁與不仁惟對勘於二人之間乃見之中庸仁者人也鄭君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最能形容仁字故朱子以爲有意思答呂伯恭書阮文遠公論語甚詳若楊朱爲我知己而不知人安往而有愛之理耶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好惡公

而無私固不必皆出於愛而無一非愛之理子貢疑博施濟眾為

仁子曰何事於仁足見仁不徒在施濟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

也仁親也無親愛之心非人矣朱子謂主乎仁禮運仁者義之本

也無仁則曰義曰禮曰智皆不足貴是以孟子言四端以仁為首

由是推之後世假愛民之說以行其權利之見所為無非害人者

其不仁孰甚焉不特此也高談道德而缺刻寡恩亦不仁之尤孔

子言志道據德又必依於仁者此也荀子處仁以美然後仁也列

精字甚易云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無仁不足以長人即足以害人

仁義充塞率獸食人皆不仁之所致也謝上蔡言仁如桃仁杏仁

之仁譬喻尤顯果核中實有生氣者曰仁果有仁植之可生無仁

則不生人亦然其殘忍不仁者雖有事功才智其乖戾之氣所感

召將必自戕而後已長人云乎哉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不嗜殺人即愛人之仁者也若日欲無敵而日嗜殺

人有不止於以於人切殺是凡則不仁也非人也賊民而已東坡云孟子曰

不中反求禮凡一即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志於仁矣非禮

之害至令色鮮矣仁吾生多難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近

見我於卷五十七異時可喜人也是知剛者必與此相發明仁乙丑

十月

微尚齋雜文卷一

微尚齋雜文卷二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明虎賁將軍王烈愍公年譜序

古來朝廷擢抑士氣無過於前明而國社旣屋邊海起義鱗舉電掣雖斷脰糜軀而弗顧激烈亦無過於前明匪特無一訕謗朝廷者其忠誠奮發率皆不期然而然殆所謂天地正氣歟如王烈愍公尤爲之低回不置也公諱興字電輝少不知書任俠亡命草澤推爲魁桀旣而就撫授官偏裨會甲申燕都陷桂王南奔至肇慶建號永曆署爲虎賁將軍提師勤王唐王聿錡擁立廣州與桂王相持高要三水間或說公襲桂王公不應孫可望招之亦不應順治四年廣州破公與南海陳子壯順德陳邦彥東莞張家玉新會黃公輔諸軍互相犄角梗廣州之師不得西桂王乃克轉徙至桂

林唐王聿鏞殉國其弟聿鐸出走公奉之文村中文村爲恩平開
平新會新甯陽江陽春六邑犬牙交錯之區負山面海天險可守
用明正朔服色支拄十餘年桂王竄滇而閩浙得與響應皆公在
粵聯絡之力爲多詳見年譜中順治十八年歲大饑並知桂王已入緬
勢無可爲乃釃酒酌士卒仰天叱咤泣數行下誓爲不降將軍舉
室自焚聿鐸亦吞腦片而殂悲夫夫義旗之建諸賢所同惟公初
不附唐桂閱牆之爭逮分崩離析遠援桂於滇近擁唐於粵其深
謀永念但期延明裔於一縷以俟天命不憚崎嶇艱辛効忠如一
此士大夫有不能及者而得之草莽一介武夫其歿也平南尙邸
命其後人函忠骸爲瘞于番禺南箕村大書深刻勒碑以傳一時
名士甯都曾燦順德陳恭尹相與爲詩歌輓之乾隆四十一年賜
諡烈愍其亦足以慰貞魂於九京也已顧公之事蹟散見諸書其
里貫或稱番禺新會潮州漳州其說不一恩平聿君崇一於邑境

攷得公祖墓所在則著籍恩平無疑又至南箕村披榛捫葛博訪耆老求公墓碣渺不可得蓋相越二百餘年矣乃纂輯舊聞既爲之傳復編次年譜俾生平梗概釐然可覩頃出以相示屬爲喟引僕愧不文竊念陶靖節有言易代隨時迷變則愚則讀斯編者或知所猛省乎爰不辭而爲之最其迹以著於篇

李咸齋文集敘

曩讀惲子居游翠微山記狀其巖壑之奇以爲有類於俠徒隱士之流心竊嚮慕焉至易堂諸子遺書三魏較著彭躬菴集梅伯言曾序之其書尙存餘子專集則罕見傳本惟湘東王氏有易堂文選之刻稱識崖略而已贛州陳伯端通守頃以李咸齋集見眎咸齋於易堂中齒最長諸子皆兄事之斯集凡文二卷詩一卷文之精者多已入王選中其外如與大琴陳氏台族書云兵戈盜賊疾疫飢饉雖曰天運實亦吾人乖戾不平之氣所感召族子季玉四

十序云天下之壞人知壞於公卿大夫而不知早壞於其所以爲
士之日此天下事勢之所以魚爛河決潰敗而不可收拾也其言
絕痛夫明之亡孰不謂由於內之閹宦外之流寇而咸齋獨有見
於此蓋士爲民首民爲邦本人心風俗盛衰之原國家理亂之機
芽實因之孟子之以詖辭邪說比諸洪水猛獸同此意也觀世變
者可以鑒矣同時諸子或奔走艱苦咸齋堅守不出終老於翠微
最上之三巘峯貞介絕世信道之篤豈僅如惲氏所謂俠徒已哉
伯端謀刊其集用意甚厚異時歸過翠微故墟誦其書懷想遺風
當有欷歔感歎於無窮者耶

重葺海雲禪藻序

吾粵士夫夙尚氣節明社旣屋義師颺起喋血斷脰而弗顧者踵
相接而天然老人識燭幾先盛年披緇開法於番禺雷峯之麓海
雲寺滄桑後文人才士以及訛離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迹與起義

諸人殊而矢忠靡它心其則一也明代權抑士氣之酷爲亙古所無乃士氣激而益奮未嘗有所腹誹齟然不渝其素也如是夫陶靖節生當晉季劉宋受禪何異典午其詠魯二儒云易世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寫誠微旨婉隱可喻海雲諸子儻有靖節之流風歟所不能不出於披薙者其苦心抑可哀也已余泛舟過寺天然老人說法處曰晴堂信宿堂下當萬木號寒一鏡有主緬想曩哲慨然於懷詢之寺僧於前人多有未能舉其名者蓋相距三百年矣嗣得海雲禪藻一書凡所采錄附著里貫行義攷嶺南明遺老軼事以此書爲最詳乾隆初列入禁書目中道光間里人陶綏之克昌始重爲梓行旋遭潦災版片漂失故家藏本亦復無多頃者逸社主人闡發幽潛排字重印屬爲校訂書中間有乙去姓名者殆當時忌諱余略爲攷補一二其未知者謹從闕如原序凡例悉仍其舊彙成掇述梗槩俛仰古今有餘慕焉天老人

塔據湯來賀撰塔銘謂在丹霞山世人相傳又以華首臺道獨老和尚塔當之皆誤余入羅浮遇老僧告以在華首臺之南六里三堡洞黃花寺弟子今但字塵異所營造今碑銘尚存會天寒日暮未及瞻禮而歸爰附識於此乙亥四月

香山李郇雨先生遺詩敘

烏虜國家興衰倚伏之道甚微然未有草野崛起輒敢謂倫紀可棄經典可廢舉數千年聖帝明王之政教一切摧陷而抹撥之遂號召天下靡然風從而可以持久者也辛亥之變僅數閱月海內上崩瓦解莫知所由凌夷至於今日異說遽起人心風俗之壞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雖鄉僻婦孺靡不疾首痛心而當事變之初則猶未遽知流失隳敗至於斯極也香山李郇雨先生平生篤守宋儒程朱之學鄉居授徒無一命之膺無官守之責乃聞變絕粒以殉遺命二子勿出仕勿入學堂儼若智燭幾先慨然抱神州陸沈

之痛嗟乎本撥則枝槁源紊則流竭此豈一時一事之故哉先生歿後族人達廬孝廉檢視故篋得遺詩數十首先生素不欲以詩名故存詩無多達廬出以相眎一展讀之憂時感事流露楮墨間益知其貞亮介特之操固素所蓄積者然也達廬擬謀劓刖未及戴事遽歸道山同里黃日坡明經慈博茂才喬梓賡續力任校梃屬爲弁言兆鏞草間偷活何足以序先生之詩而觀於風會遷變之原天人亨屯之理不能無恫於中爰書此願起先生於九原而質正之也壬戌二月

鎮洋沈秀才遺詩序

余昔爲辛亥三秀才行一詩錢塘吳子修年丈采入殉難記清史館諸公據以列忠義傳中三秀才者何君承鑫李君彝鼎李君澤霖國變時以老諸生畢命於呼吸存亡之際者也上海嚴子載如告余尙有鎮洋沈秀才徵蘭辛亥九月八日仰藥死時武昌變起

蘇撫程德全首謀叛秀才知事無可爲其死也獨早有遺詩一卷將以付梓夫當發難之始以草莽之身宜可無死而義憤所激決然不顧蓋世雖極亂而忠義之理未嘗泯滅士氣之可重者在此竊嘗論之光緒宣統間政紀日斁無可諱言實皆由險躁之徒鼓其簧舌以煽惑當世而其時人心風俗未若今日陷溺之甚也使有賢公卿大夫攘斥而廓清之若輩無所售其奸然後整軍經武潛遏亂萌何有禍變相尋迷而不返哉乃欲止沸而復揚湯馴致勢成燎原舉數千年經典彝訓淪胥以亡幾不識禮義廉恥爲何事驅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粵宋崔清獻公與之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當時公卿大夫弗之省一介青衿如沈秀才獨深恫之誠知邪說詖辭充塞天壤非亡國并亡種不止而不忍卒視也孤憤捐軀與懷沙比烈視見危授命爲尤難嗚呼可哀也已遺詩篇什無多不乏佳句而詩以人傳無待揚摧惟願後世修史者網羅

隱佚表微闡芬俾知三代立學皆以明倫庠序中自有氣節之士若徒襲莘莘學子之虛名積習相沿流毒益靡所究極人心風俗之轉移繫乎學校識者有深憂焉空山風雨所爲誦其詩而想見其人輒歔歔於無窮焉爾乙亥九月

赤溪雜志敘

昔杜君卿有言凡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而已是以孟堅推表山川仲遠采輯風俗率更撰志著西河舊事之篇章懷注史載南州異物之記莫不甄綜縹表考迹佚聞用能騰耀菴林昭示來葉甚盛惜也粟香丈醴粹宅衷真奇標格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讀書等身不忘儒素近捧臺檄來官赤溪治事之餘掣討靡輟惟茲山海叢奧邑聚荒蕪析置纒二十三年幅員僅七十餘里方雅斯邈圖經罕存乃度疏縹緗諮詢父老攷王存九域之志知爲矧峒場之故區覽張詡崖山之編足證劉和州之遺冢

他若疆圉之廣狹川原之夷險民政之損益物產之豐窳心聞日
 搜寸縑瞑寫心畫有得掌錄無罣撮玉屑於叢殘舉金鏡之宏要
 甫踰半稔已盈二卷朱紫攸別黃墨維謹敏而好學其無愧矣夫
 懷古居郡恆苦煩苛黎幹在官每陳伎樂或媿訾而損靈抱或誕
 逸而隳清名丈箬述自娛簿領多暇遠仿劉澄古今山水之錄近
 師亭林郡國利病之書雖地限一隅文殊三賦而纂言紀事朗若
 列眉訂墜鈞沈昭如發贖彌守知幾雅正之旨不蹈小顏穿鑿之
 譏他日者踵赤城而有作效激水而成編時亦撰尚無志必將探杞梓
 於鄧林探瑤琳於崑圃則所謂椎輪大輅積水層冰者其在斯乎
 兆鏞識同蠡測義等廷撞不揣黥蒙敢為嚶引亦欲此都人士讀
 斯編者悟夫為山九仞宜資覆篲之功酌泉重淵無廢汲綆之力
 勉求多識式暢儒風振而興之其則不遠云爾

鍾醉琴先生追昔遊圖敘

夫偃鼠飲河幾曹瀛壖之廣冥鴻乘霧乃適莽蒼之遊何則局隘者氣蒙境曠者神逸故屏遠塗埽足娛乎幽遐調暢襟靈無藉乎絲竹也先生陶元瑩素抱真育奇沃蘭雪以澣襟揉梅雨以馨魄清風皎月借訪荔蘿春煦秋陰欣玩水石爰自里街暨乎客游紀序緜延涉覽彌富南皮之會倦懷乎前塵北游之歡結想於孤夢迺爲圖績標識素翫凡諸篇翰附而錄之地靈羅羅隱見於眉杪秋碧寸寸橫起於豪端古人敍行之吟臥游之趣二美畢具什襲可珍已夫仲宣登樓輒騷屑而託志孟陽赴蜀嗟寂寞而愁予先生胥疏江湖紆鬱逆旅不得頤性故里著書名山宜有愍塗之思誰慰述羈之感不知耽悅明瑟共山水而效深悟賞蕭寥雖衡泌而可樂識超乎物則棲真之趣融境不役中而冥契之味永於以神心妙達幽睇嚶舒高榭翳雲溯賞會於應璩會岵席蕙憶勝因於幾卿栩栩焉落落焉雪印可尋風致彌韻矣兆鏞忝愧青藍幸

披粉墨花草瓌秀儼披聚芳之圖雲霞卷舒恍展游山之錄煙采
涵於尺素巖趣引其宵思他日者賦裁九能迹徧五嶽更願追從
於青筇朱履間也

送胡金甫之茂名敘

夫鞞磬在懸一器睽而音外鴻雁棲澤孤羽失而響哀物固有之
人亦宜然僕與子交風義相篤性悅竹柏誼芬蘭菡顧聊浪嶺嶠
輶跡參商往往索高惠於夢中懷邠原於海上邇者里街相聚過
從遂多沈飲黃公之壚擁坐烏皮之几濡討祕義問以笑譚辯析
忘疲每至申旦擘誦既暇復謀清游林漱活其幽紛煙水盪其靈
抱阮屐探異李囊貯詩就梅邊而寫愁譜花間而含韻索伏之感
於斯稍釋焉素序倏至忽來告別時則霜颺微警秋陰滿衣驪駒
在門僕夫既御揮手一去填膺百憂嗟乎飢鷗自吟窮鳥空賦道
旁之李苦矣猶甘車下之薪勞而誰告以是言悲悲可知已雖然

憂能傷人土各有志韓生之孤憤不廢篇章虞卿之窮愁斯成著述少陵入蜀而詩律益細東坡渡海而才思愈奇安見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哉子行矣青天廓然蒼波無極杭榔蔽景過譙國之遺祠椰樹擎空是高涼之故郡瘴雨毒黯善葆厥身山川恢詭彌助厥文無炫於取以衛道眞常守其柔以鞏今聞辱子知嚙敢爲子箴若夫都尉河梁之慨醴陵南浦之傷彼此均之不復覩縷瞻望征旆悵悵而已

順德鄧和簡公奏議敘

吾粵自唐宋以來代有聞人著述宏富而奏議流傳獨少余襄公諫草見宋史藝文志奏議五卷文集二十卷復見歐陽文忠公撰神道碑今文集具在皆表判序記碑誌之屬奏議別行竟已散佚阮道志藝文略載明賢奏稿又十不一存曩聞南海何端恪公有奏議十卷版藏鄉祠兵燹燬去辛亥後兆鏞避地澳門澳門故香

山縣屬訪求明何象岡相國暨我朝曾卓如何小宋兩督部奏議亦邈不可得輒爲歎歎者久之蓋奏議有關於朝章沿革政治興替與夫民生疾苦利弊之所倚伏後人稽攷本末必於是乎求之而讜論名言尤爲敬恭桑梓者所不可忽也頃者鄧君用甫觀察毓生郡守奉其尊人和簡公奏議八卷見眎凡諫垣一卷撫皖五卷撫黔二卷屬爲惶引兆鏞末學何敢有所論列竊惟公敷歷中外值同治中興以後光緒新政之初數十年來政局變遷藉可略見梗槩公所上奏牘於濟民食恤民隱清讞理財濬河弭盜講武諸大端實事求是不爲囂張夸大之詞用能撫皖而皖治撫黔而黔治昔人謂爲政不在多言願實行何如觀於此而後知空言變法以致潛滋亂萌人心風俗益敗壞不可收拾者相去奚若也用甫昆季闡敷先芬輯錄彙行以傳不朽可謂善繼述者矣儻世祿之家人人能本此惜多所流布不愈增嶺海之光哉戊辰九月

可園遺藁序

咸豐間從父穀盦先生居東莞令漢軍五福幕中時象州鄭君獻甫漢軍陳君良玉東游皆主可園爲詩亟稱可園之勝同治初玉山張公慶鏐又招先君子入東莞幕兆鏞少時每聞先人言幕客不得與其地士紳接見恆以未履可園爲惜可園者故江西按察使張公德甫之別墅公爲明張文烈公家玉裔孫平居激昂慷慨欲有爲於世出仕粵西羣盜蝟集土饒民困出私財募勇購械禦賊世所稱爲毀家紓難者也旣而罷歸葺治園林將以終老會兵事日亟杜文正公受田素與公未謀面采輿論力薦於朝顯廟至以垂問近臣孜孜求賢如此公聞之感激流涕振袂復出大小數十百戰疊克名城擢贛臬攝藩條行將大用而積勞致疾歸歿里第年甫四十有一海內咸惜之事詳鄭君所爲別傳中公生平終始行間間寫蘭竹以抒胸中磊砢之氣涉筆爲詩文多不存

彙今叔達茂才式誦先芬哀輯題畫雜著彙爲一編出以見眎夫
文以載道公不藉詩文傳而詩文寄託深遠亦必傳不朽讀者自
知之惟歎成同之交寰宇俶擾生靈塗炭而 聖君賢相留意人
才用能削平巨憝轉危爲安卽一邑一官如五福公張公今縣志
均載入宦績傳政事犖犖可舉當時朝野上下翹勲勵治何屯弗
亨何剝弗復豈意不及百年綱紀淪斁至於斯極天時人事之變
遷治亂倚伏之機不重可慨息也哉叔達嘗約游於其鄉異時過
可園懷慕高風追懷先世遺躅當更有低回不置者遺彙讀竟因
爲述舊以歸之若忝爲嚆引則不佞豈敢庚午臘八日

粟香室文彙敘

粟香同轉雅懷閱抱於古今治術之原及文章流別靡不甄綜淹
貫造深通微尤拳拳故舊校其先哲師友遺書凡數十種沿牒所
至復訪問疾苦推表山川以發爲歌詩所著五筆追媿容齋海內

交口稱頌何其盛也近以序跋傳記雜文之屬裒集成帙皆曩時相與往復質推者爲多讀之彌感離索且見別來十餘年人心風尚遷變之劇更怵然不能已於言焉 國朝康雍乾嘉間儒術蔚茂尙已晚近竄敗爲世詬病然抗心希古者往往多有至今之所謂新學則務馳騁一世之才雋熱中銳驚摹效海國顧但取彼所長益我所短有裨國是不必諱言學步可也若中夏數千年文章之美條鬯實茂西東人士自謝弗與乃亦一切抹搯輒掇拾舌人之名詞冗沓其義啾唧其音以詫爲穎特羣流和附遇稱則古先之士相率笑譏而唾侮之又何爲也孟子言邪說淫辭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嗟乎世衰道微千百賢達揀正而不足一二奸詭破敗而有餘可勝慨哉公居毘陵固東南輻輳之區也而退藏韜晦於當世之說若邈焉無與也者著書滿家聲出金石荒厓訪碑日暮忘返猿狖鷗鷺之鄉謳歛陶寫歲時田里斗

德備齋集卷之二
酒相勞四方聞人勝侶賡互倡麟襄羊自娛无炫於俗謝康樂詩
云伊余秉微尙彼膠膠擾擾者烏足以知公之怡趣耶鄙人胥疏
无似竊喜結交老蒼它日續編纂成願更授而讀之以適孤賞於
腥濤賊雨之秋也辛亥三月

陶廬六憶後敘

金粟香丈於光緒壬辰自粵歸里相別二十餘年而書問往還歲
時無間辛亥國變後兆鏞避地澳門烽塵瀕洞時時以山中起居
爲念嗣知亦僑寓滬上因以詩詞相慰勞并言倪高士有六憶辭
冒巢民有六憶歌二君遭遇滄桑身世相同丈前爲陶廬五憶已
槩行盍踵成六憶作清閔水繪嗣響乎丈初猶謙讓未遑今夏脫
橐郵示發而讀之忠愛之旨溢於言表微特追媿清閔水繪抑且
抗蹤栗里昔以陶名廬殆已先爲之讖耶夫憶者思也記也必其
人懷深湛幽遠之思而後拳拳今昔有味乎其言之若今世人心

風俗益就敗壞日惟上下征利不奪不鑿方擾攘囂競之不暇或
又朝親漚鷺夕侶豺虎沈酣恟恍不自知恥者比比而是其心目
中安知有所思復何足以記哉觀於此而丈乃侗乎遠矣曩歲入
羅浮山會靈雨晦冥林谷異色惶駭罔知所措俄而旻霽萬恠燿
息山容澂澂如故意者世之亂極將治無往不復亦當作如是觀
乎異時重覩漢官威熹扶杖謳吟追憶及此其爲感慨又當何如
也乙卯七月

澹盦詩存序

澹盦編修履潔學邃工古文辭嘗繼屈氏翁山廣東文選溫氏謙
山粵東文海之後蒐輯累朝諸家之文補屈溫二書所未備爲廣
東文徵若干卷歸然鉅觀詩不恆作而觸興摠發多有關於風教
迴絕凡響都未寫定歸道山後門人纂錄成帙張闇公提法爲之
編校屬兆鏞爲之序余識君早數十年離合之感其何能無一言

耶光緒丙戌余貢成均入都君以庶常散館同寓宣南上斜街故事凡應制試於朝者試卷修短廣狹厚薄各殊各置矮几晨夕相對肄書暇或商推文史推論古今成敗得失之林每造謁李文誠公文田張侍御鼎華時海寓承平兩公憂盛危明常與深談此一時也君南歸主講席余客游旁邑不得見乙巳丙午間世盛言興學余在制府幕主者數屬參酌學堂規制獲常晤君君細盡維謹余與黃巖王玫伯同年舟楫以爲部章頗有流弊多所獻替格於條教不得行相顧欷歔此一時也滄桑而後遞跡海外當道訂修省志君與余皆力辭里中薦紳耆舊以續修邑志相約則聯袂同赴而一事之是非一字之予奪力諍至面發頰斷不休君屈從弗以爲忤今書告成追思之自愧狹隘而服君之閎豁此又一時也夫朋輩周旋各具懷抱古人往往持論紛歧而折衷同歸無不相悅以解是爲道義之交余生平落落寡合而於君始終日

往來於胸中者此也况世亂居夷一水一山皆昔年所共游處今過其地想其人更誦其詩雖卷帙無多而往復沈吟匪特死生契闊之思益有感於時運遷流禍變相尋之故輒不禁舉然而思愀然而悲也已丁丑九月

崔伯越丹霞游草序

粵山首推羅浮而丹霞尤以幽峭著第僻處北隅遊迹罕至漁洋竹垞初白秋谷諸人踰嶺紀遊多屬韶英道中之作獨陽湖惲子居南來頗睥睨一切而舟經丹霞歎爲酣古偉宕可想見矣余曾客樂昌與仁化接壤游丹霞甚易顧人事雜選蠟屐中輟者屢今夏病中聞伯越犯暑往遊旣羨且妒嗣以游草一帙見眎自中宿峽以抵曹谿韶石入錦江信宿丹霞禪刹山淥谿光飮吸深孕鋒發穎豎形之於詩凡層厓邃壑譎詭萬態靡弗窮極其妙蓋於謝康樂詠永嘉山水柳子厚記柳州山水枕蓆者久遂噴薄而出之

足與陽湖後先抗美余不復敢相妒惟有讚歎傾倒而已丹霞爲澹歸和尚駐錫地圓寂于當湖其門人奉遺蛻歸瘞丹霞之海螺巖遺著嶺海焚餘三卷辛亥後始發見刊于杭州烏程張鈞衡跋尾稱乾隆中命掘冢焚骨按乾隆四十年粵督李侍堯具奏將澹歸墓前銘誌刨毀近日刊布清代文字獄檔案昭著詳實絕無慘酷之事是不可不辨明也伯越督之序因并識之甲戌立冬後五日

陳莘嗜詩序

光緒辛卯冬余初識莘嗜美風姿書工館閣體人以木天清祕目之君獨憲爲詩恆暱就余暨從兄莘伯同年友陶子政相與抵掌談詩爲樂累歲計偕船唇驢背僧廬風雨固未嘗一日離也君詩明麗芊緜幾合劉芙初楊蓉裳彭甘亭爲一手子政顧勗其勿以詩人自域余兄弟則謂君穎發鋒淬未宜撓之當縱其才力所之

漸漬深厚自能返而益求乎上此言忽忽四十稔矣子政成進士未幾怛化君作吏湘中余兄弟萍浮南北無復春明切劘之權而余之於君關河夙阻酬唱靡間見余詞卷中自辛亥後君歸廣州余辟地濠鏡一日忽寄詩有久不往還語其辭頗哽咽夫八表同昏之世旣念君之才深爲慨且惜而余蟻伏山咀海厓歛歛悒鬱復無可告語讀淵明詩所謂良才隱世江湖賤貧者千載而下哀沁心脾方擬牋答慰君而君赴俄至矣豈不重可悲哉今年春哲嗣伯莊奉遺詩一册乞爲校訂往復循覽以君之才甯止於此抑亦不永年靳之也子政旣逝莘兄客歲又歿未得共與商榷俛仰今昔不能爲懷第就管見所及爲芟存一百四十餘首還屬張闡老覈定闡老與君有連夙與游處知君深者也烏虜吾輩在都下時海寓承平得以從容談菽安知彈指閒滄桑變幻世教凌夷至於斯極今衰病侵尋朋舊寥落物述顛末以寫積恫九原茫茫其

亦同斯懷息也夫庚午六月

晉會要敍例

史之有志所以備一代之典章爲來葉之考鏡房喬晉書諸志疏
舛最甚如李重傳云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
官志而職官志未載重議張載傳末弟亢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而歷志又無之國之大典在祀與戎乃郊廟之制禮志未詳又無
兵志刑法志詳於魏律賈充所定律令篇名反從闕略晉代選舉
悉踵漢魏二代未有專志晉制遂難稽尋班氏創志藝文厥意宏
美晉賢著述彌盛唐代尙多流傳豈可置而不錄他如地理則謬
誤百出職官亦秩序棼如兆鏞昔讀晉書每旁稽它籍以資攷證
別紙錄記積久遂多因思嘉興錢氏儀吉欲爲晉會要迄未成書

見三國會要敍例 高山湯氏散著 不可緒 未深用惜之爰爲分別

部居詳加綴輯匪云撰著特備省覽焉爾

唐蘇冕嘗次高宗至德宗九朝之事爲會要楊紹復等續之至宋
王氏詳迺輯集賅備會要之作當昉於此厥後徐氏天麟兩漢斐
然繼興徐氏僅採本史錢氏撰集三國依仿徐氏而旁及羣書書
雖未成義旨可知也今之纂錄亦循斯法以房書爲本而以諸書
增益之如於沈約宋書得郊祀禮武帝改定五路六服制皇太子
朝會冠服杯槃舞歌於杜佑通典得太廟制諸王卿大夫士廟制
雩壇制喪葬禮器諸博士議百官品諸王公城郭宮室制卿大夫
士庶人婚禮權稅法於春秋左氏傳疏穀梁傳疏論語義疏後漢
書注三國志注隋唐經籍志經典釋文世說注華陽國志文選注
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得晉人書目晉律令逸文
於唐六典得賈充定律令篇目於開元占經得劉智正歷雖不免
挂一漏萬亦稍資補闕拾遺至臧王干何等十八家之書遺文佚
句可訂正房書疏舛者并加採入

晉地理志之作也意欲據武帝一統之始未及詳惠懷二帝之時然江湘二州置自西晉之季爰逮江左迄於宋齊數代以來相仍不改晉志弗列方域沿革遂莫得而詳焉况與太康地志仍多牴

牾

太康地志河南郡有長垣縣兩漢志宋志皆同晉志無之太康地志有濟陰郡無濟陰郡漢志同晉書下書傳濟陰宛句人而

晉志有濟陰郡武帝省郡復又屬入廣州高與郡志其爲紕繆詎可

勝言渡江以還增併僑置錯綜迷亂更無論矣畢氏况爲之補正

雖多輯舊聞而條緒未晰夫兩晉版籍迥不相侔混而合之斷難

宣悉不烏不鵠開卷茫然今析爲兩編西晉斷自永嘉惠懷改置

逐一分列先朝沿革悉注下方其元凱經注休文史志郭璞酈道

元之說樂史李吉甫之書凡可資以訂補者如僅屬孤證單詞則

附加小注倘羣書皆有而房書獨無輒用從衆之義徑爲增入洪

氏亮吉有東晉疆域志攷證精審悉可依據自此分編之後兩晉

區宇釐然可稽朱紫弗淆始終畢貫矣

兩漢會要輿服別立一門律呂則未詳攷錢氏三國又於歷數之外別出祥異竊意乘輿法服非禮而何六律五音皆樂之制今併輿服於禮分析律歷併律於樂焉至於黃龍數見日氣五色與夫五行災沴附會滋多凡非關典要者悉汰除之以免蕪雜

吏治隆替風俗純漓讀史者所當垂意也今於職官門之末凡晉賢討論政治者皆甄錄之又於民事門將清談莊老崇尚浮屠亦刺取臚載俾資論世知人

錢氏補晉兵志祇詳宿衛一軍其征鎮防戍水軍車戰多未詳及是宜爲之蒐補且漢志兵家甄采權謀誠以兵制其形式也權謀其精神也典午諸賢行軍料敵未可厚非茲於兵門附列兵略一類攷史者審覽焉

金石可貴導源歐陽墜字孤文有裨攷索雖晉設碑禁而散見於酈注趙錄薛識陶鈔輿地紀勝所稱寰宇訪碑所獲石室題名墓

闕隧志地不受寶新出土發見者尙復不少縱罕環異宜惜叢殘茲於經籍之後更立金石一門備載年代地址及原刻存佚諸家攷證有關典制者取之其書家評論紛紜概不贅錄

夫載言繁襍知幾之所不取雕蟲小技揚雄且以見譏詞賦之文宜可不錄然有事涉典要而湮沒無稽藉彼遺篇掇窺崖略與其失之無亦過而存焉如潘安仁藉田賦傅鷟鄉飲酒賦潘正叔釋奠賦嵇含祖道賦亦皆采擷其他浮藻悉在刊除

兩漢會要門類凡一十有五茲於舊目互有增損釐定編次曰帝系曰禮曰樂曰兵曰刑法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封建曰民事曰文學曰經籍曰金石曰術數曰輿地曰四裔凡一十有六門都六十卷惟經籍金石二門及兵門中兵略類職官門中吏治類民事門中風俗類是就管見增列餘則悉踵前規茲事體大竊慚精思直諒多聞匡余不逮是所望也

昔衛正叔纂禮記集說自謂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吾此編惟恐不出於人竊取斯義凡採錄各條雖片言斷句皆注出處非以炫博取便檢尋

國朝諸老攷史最精此編採顧氏炎武朱氏彝尊張氏增姚氏範

錢氏大昕王氏鴻盛趙氏翼畢氏沅洪氏亮吉洪氏頊李氏亮

洛王氏刊郝氏懿行周氏濟錢氏儀吉勞氏格郭氏倫湯氏球丁

氏以丁氏以周氏以周氏以諸家之說以資訂正其有蠹測

所及加按字注於下

苻秦修建學校沮渠設置史官雖偏據一隅而文物殊盛綜覈史冊有足述者惟既斷代爲書僞朝不當混入今於房喬載記崔鴻春秋皆未登錄俟別加撰纂以爲廣續耳

碑傳集三編自敘

我朝政教修明魁彥踵起自公卿大夫士以逮閨襜秀淑多聲

烈彪炳抗美前徽史館列傳暨滿
撰述以道光初嘉興錢衍石給諫
江陰繆藝風編修荃孫復爲賡續
亥後清史稿告成大抵采用官書
土壤河海細流訂墜鉤沈義未可
羅放失期於光宣以來數十年政
以攷鏡往昔名流有爲錢繆所遺
臣列傳摘資裨助厥有四端一曰
召補保和殿大學士王熙原缺
闕入閣視事忠節張國樑率師援
槍傷墜馬陣亡香山何曰愈據昔
復賊酋李秀成口供賊中咸重國
稿證史傳沿繆輯蔣敦復等所爲

河自沈忠骸漂失無獲誤也二曰補遺巡撫曾煥文苑杭世駿翁
方綱朱筠大名昭著史傳豈可闕如卽吳榮光之治績爲程春海
侍郎鳳澤所稱譽非止以善書名注庾信集之倪璠注李白集之
王琦注蘇軾詩之馮應榴以校勘名之黃丕烈秦恩復鮑廷博以
詩名之舒位孫原湘史館傳稿已收可無庸刪汰總兵趙國賢辛
亥殉節已奉旨褒卹予諡忠壯見錢塘吳子修提學豐城辛亥
殉難記忠義傳未列亦疏失矣三曰參證史體謹嚴無取蕪蔓而
擷要闡隱未可囿於一家之言宰輔阮元督粵奏免洋米入口稅
以濟民食利賴至今史傳未載曾國藩幕府賓僚之盛翊贊中興
無錫薛叔耘副憲福成敘記甚詳翁同龢晚歲被譴海鹽張鞠生
學副元昇撰日記跋瞭然於當時情境雖非碑傳亦當附錄備攷
四曰續纂閩縣陳文忠師傳寶琛歸安朱文直侍郎祖珠侯官沈
敬裕撫部瑜慶均歿于清史稿成書之後其餘高蹈遠引終老山

林者仍依官秩編次此舉其榮華大者若夫史傳異同詳略別裁
各具不復覲縷其篇目則宰輔部院卿寺翰詹科道部屬督撫監
司守令佐貳武臣忠節孝友義行列女悉依錢繆所編惟督撫之
次增河臣使臣守令之次增加校官漢校官見錢繆兩書經學儒學
文學之名似未允洽茲將經學理學統入儒林文章辭賦諸家統
入文苑文苑之次增入算學此本於阮文達公疇人傳之意也東
漢崇尚風節蔚宗創立獨行傳辛亥後松柏歲寒之時其有瑰節
絕俗者增立獨行一門以表幽貞爲書共五十卷屢經寒暑甄采
未備寡聞思見竊自慚慙所願大雅閎達多所匡正而晚近風氣
橫恣狂瀾滔滔靡所屆極竟舉一切彝典棄若土苴動輒菲薄前
賢每抱殘編不勝人亡國瘁之感近有補編別出采及時流以媚
濁世此則非愚瞽所敢知矣

微尚齋雜文卷二

微尚齋雜文卷三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跋

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光緒五年張勤果公曜督師烏魯木齊幕僚烏程施補華於阿克蘇所屬賽里木城東北二百里崖壁間得之友人以拓本贈余隸書兩方一方八行高十二寸寬九寸一方三行高五寸寬四寸工部營造尺下部同上下字參差不齊文亦多殘缺諦審第六行永壽四年八月知爲漢桓帝時刻石後見王氏仁俊葉氏昌熾田氏北湖三家釋文及施氏補華李氏慈銘趙氏于密沈氏塘羅氏振玉王氏國維新疆志皆有攷證而互有異同所云桓紀延熹改元事在六月龜茲距洛陽遠八月刻石時尚未知改元故仍稱永壽四年是無可疑作孔卽張騫傳所謂鑿空此斷

山石作孔爲通道之證趙氏云龜茲卽今庫車地賽里木一作賽喇木卽唐書地理志俱毗羅地烏累卽今車爾楚地漢書西域傳作烏壘都尉治所援據皆確而尙有未盡者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田氏疑漢人不當仕於龜茲李氏疑龜茲無左將軍王氏疑劉平國爲龜茲人按班超傳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台五萬人救莎車足證龜茲有左將軍張奐傳永壽初奐爲安定屬國都尉南匈奴入寇東羌應之奐遣將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連戰破之諸胡悉降時地正與此刻脗合疑劉平國爲奐部將發衆開道卽駐師龜茲遣將招誘東羌時之事其稱龜茲左將軍就地拜官繫以地名未足爲異此可補范書之闕發衆從秦人謂發龜茲之衆隨從中國人漢西域稱中國人爲秦人對龜茲人稱秦人若今洋人稱中國人爲漢人唐人大宛傳與秦人守之可爲證也字下崩缺不完惟授字甚明葉氏羅氏趙氏及新

疆志均釋作披沈氏釋作掖皆於義未協疑是開道工竟以授京兆長安瀆于伯作誦頌誦古通文內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卽誦詞也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讚辭祇巍巍大聖赫赫彌章二語亦可證此刻發見未久輒爲回民摧毀趙氏雙鈞本只一方八行京兆三行已無之此本尙完全不易得矣

石刻在今新羅拜城縣地即漢之龜茲國境

王氏本有拜城印

漢華嶽廟殘碑陰跋

余於廣州冷攤得殘碑陰拓本一紙隸書上下二列第一列 民故武都太守口口口躬尊節 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暄公休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華伯所 故功曹司空掾蓮勺田巴叔鸞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充叔才 故功曹大尉掾類陽游殷幼齊 故功曹大尉掾池陽吉苗元裔凡七行 第二列 故督 故五 故 凡四行 青浦王氏金石萃編

占 下刻闕

汝南晉書卷之二十一

著錄標題華嶽廟碑陰列於西嶽華山廟碑之次乾隆四十四年
修理嶽廟始出土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皆未載王編引申兆
定涵真閣漢碑文字跋云據隸釋連字注當爲劉寬碑陰劉碑有
二一爲故吏李謙等立一爲門生殷苞等立此稱故民功曹是李
謙碑按集古錄後漢太尉劉寬兩碑皆在洛陽隸辨引天下碑錄
劉寬碑在河南府上東門弓手營內東觀餘論謂在上東門外官
道之北洛陽尉射圃寶刻亭內是碑在洛陽甚明與華陰相距遠
無緣於華嶽廟發見殘石劉碑世罕傳本連勺縣名人名繫以地
者甚多不得僅據連勺二字遂指爲劉寬碑陰且碑陰內無李謙
字原文弟一行民故武都太守而謂故民功曹尤謬集古錄有後
漢元和二年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宏農太守樊毅以西嶽廟舍祭
器久遠遺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譙修治縣當孔道歲祠齋禱役
費兼倍乞差諸賦復華下民租田稅此刻以民字冠首故武都太

守故功曹以下皆其部民因差復民租故題名刻石其
廟復民賦碑陰無疑隸辨言唐興元中縣令盧倣題之
北隳地沒於荒榛知唐時已久湮漢華陰屬京兆尹以
陽屬左馮翊皆與華嶽相近也故武都太守下三字則
王半形以池陽吉華吉充吉苗諸人推之故武都
是池陽吉躬第二行郭晔後漢書郭躬傳中子晔明法
陽太守政有名迹注晔音質郭晔爲元和時人亦與
廟復民賦立碑時符合第四行出巴馮衍傳衍與上
扞衛并土注引東觀記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
母弟妻子邑蓮勺人有大節涉學藝能屬文巴必邑
足爲范書攷證吉華吉充吉苗游殷亦可補姓源氏
姓韻編蓮勺吉氏自晉吉悒後始代有傳人不知漢
也弟一列在上弟二列在下中間無空格非觀拓本也

眞閣跋言錢塘趙晉齊魏親至二華搜求古刻所搨此種僅存上
 列四十字尋節郭晔等名不可見此本存七十六字與萃編同尋
 節郭晔諸字完好無殘蝕是出土初拓本可寶也通雅古
 錄金石跋云

當是武都之民爲
 其郡守立碑亦誤

前陳散騎侍郎劉猛進墓誌銘跋

右劉猛進墓銘光緒三十二年夏番禺縣屬潭村旁鄉人墾地得
 之高二尺五寸廣一尺四寸五分首圓趾方左右有垂花紋無撰
 書人名氏文刻於前後兩面前刻十七行後刻十六行正書字大
 五分誌稱窆乎南海郡西北朝亭東一里半按宋書羊元保傳泰
 始四年劉思道攻廣州刺史羊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
 當卽此地 大清一統志朝亭在廣州府城西十里甌船澳舊爲
 迎送之所成化間都御史韓雍扁曰華節太平廣記引續仙傳劉
 瞻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是與朝漢臺不同墓在朝亭

之東與今番禺縣西北境毗連矣劉猛進事蹟無可攷誌言彭城綏輿里人彭城今江蘇徐州境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綏輿里人此爲劉姓族望特詳書里貫長洲葉昌熾釋作綏輿誤也猛進祖曉梁天監二年除甯遠將軍桂陽太守父仕口仕下闕一字以太清三年除宣遠將軍正階縣令隋書地理志始與下注齊曰正階梁改名焉據此梁沿齊舊足訂隋志之譌承聖三年除洪烈將軍始昌縣令南齊書州郡志廣州有始昌縣李氏兆洛謂在今四會縣地是爲猛進父來廣州之始又於陳永定二年除武毅將軍歸善縣令漢尹宙碑京夏歸德左旁作阜此歸字與漢隸合歸善縣見隋志陳書無地理志知歸善置於陳初又可補隋志之闕守令皆兼軍號當時官制如此誌有選司廣注天府輟徵等語當是猛進父罷官流寓廣州猛進仕陳太建初爲散騎侍郎階從五品無定員無祿誌稱掩氣蓬閣不欣冠冕大隋啓業彌淪所覲是入隋不

仕卒於隋初未著何年惟云大荒之歲爾雅釋天在巳曰大荒落是隋開皇十七年丁巳也易代已逾一紀絕未干祿新朝而銘幽繫銜猶稱故官奄忽之歲祇書甲子標題特書前陳與陶南村古刻叢鈔開皇廿年前陳伏波將軍驃騎府諮議參軍陳府君墓誌後先一轍顧亭林跋隋龍藏寺碑云碑末題齊開府長兼行參軍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不降其志因攷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家訓猶稱梁爲本朝其時南北分疆興亡迭代爲之臣者心之所主見於名稱之際者較然不易如是與劉誌皆不忘故國洵可寶貴原石近流轉至滬上爲香山甘氏所得矣庚申二月

隋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徐智竦墓誌銘跋

右徐智竦墓銘宣統三年春廣州城北鎮海樓後岡耕農墾地得之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首圓趾方誌文刻於前後

兩面前面上有花紋作雙鸞銜鏡形前刻十八行後刻十六行正書字大五分無撰書人姓名年久石朽字多殘損誌稱葬於南海甘泉北山按太平寰宇記菖蒲澗一名甘溪嶺海名勝志澗水注於粵秀山北麓左爲菊湖右爲越溪至北山下爲甘溪舊志稱南漢廣之爲甘泉苑是甘泉卽甘溪此山當與今粵秀山鎮海樓相距不遠侯康有甘溪賦攷證甚詳見學海堂二集隋書地理志南海郡統縣十五有南海無番禺當時地屬南海徐智竦之名史傳方志均未載起家陸安縣令陸安縣齊置屬東官郡李氏兆洛謂在今惠州府海豐縣東七十里是也惠州府志謂在今龍川縣地誤阮通志陸安梁陳間廢智竦令陸安當在陳初耳入隋爲建州刺史新唐書地理志建州唐武德四年置據此刻則隋已有建州足以訂正歐志之誤南朝士大夫身宦兩朝不以爲恥良可慨歎此刻初出土時賞鑑家多有拓本尋爲人椎壞數字并昇石運往

海外矣庚申六月

隋王夫人墓誌跋

右隋王夫人墓誌宣統三年六月築廣九車路於廣州城東二十六里石牌鄉山麓掘地得之石高一尺二寸橫八寸五分十四行隸書字大四分第一行標題低二字第二行二十七字第三行至第八行行二十六字第九行十三字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凡四行爲銘詞兩句一行每行離句中空暮晨重文作<第十四行年上崩缺當是大業三年隸法謹嚴共殘損十三字無撰書人名誌稱曾祖峴公父元德持節州牧阮通志職官表未載夫人卒隋大業三年春秋四十八上推當生於陳天嘉三年是時晉陽地屬高齊故齊河清三年即陳天嘉五年尚與宇文周氏有晉陽之戰峴公爲夫人曾祖益當在天嘉以前南北分疆無緣持節嶺南惟新唐書世系表王氏分三系琅琊太原京兆此誌明言其先太原晉陽人知流

徙南朝已久此特著其郡望耳誌載揚仁坊私第南海潘志有揚仁坊與誌合今太平門外有揚仁里當卽其遺址窆於南海治扶胥扶胥之口見唐韓愈南海神廟碑今爲波羅江地屬番禺與石牌鄉相距不遠當時扶胥鎮界域甚寬今之石牌鄉當在扶胥鎮域內其稱南海治者隋書地理志大業初南海郡有南海縣無番禺也誌字多別體如海作寰集韻海或作寰北齊董洪達造像銘諸佛智寰可證四十作冊北碑皆然東魏高湛墓誌冊三北魏司馬景和妻墓誌冊有三矣嶺南隋刻舊祇有道光間欽州出土之甯贇碑此誌立於大業三年尙在甯刻之前而劉猛進徐智竦二誌與此而三均數年間於番禺轄境出土甚奇此刻隸勢峻整尤可貴原石近爲人購置惠州豐湖上亦足爲湖山生色也辛酉五月

唐程鄉令王君妻孫夫人墓誌跋

右孫夫人墓誌於光緒二年四月出土廣州府志著錄原石今藏廣州小北門外下塘村李氏家石正方縱八寸六分橫一尺正書字大六分審視石制是納諸壙中者廣州志稱爲墓碣未合誌言潮州程鄉縣按元和郡縣志程鄉本漢揭陽地南齊分海陽地置縣屬潮州唐因之與誌正符宋開寶四年改程鄉爲梅州明仍爲程鄉 國朝雍正十一年始改爲嘉應直隸州王君咸通元年爲程鄉令咸通爲唐懿宗紀元阮通志職官表咸通間程鄉令無王姓無可攷四望岡在廣州城東北地今屬番禺而誌言南海者輿地紀勝唐長安三年於廣州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是知唐時廣州城以南屬番禺城北屬南海與今制異耳辛酉七月

唐元祕塔碑拓本跋

柳誠懸書元祕塔碑今尙存西安府學惟椎拓者多神采頓失近人泰和歐陽輔集古存眞謂碑中上座座字集賢賢字未損者爲

舊拓此嘉道以後之說乾隆前均尚完善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於裴休結銜疑爲山南西道金石萃編謂南字上一字左旁下存點右旁下存短畫確是江字非山字引米芾書史爲證此最精覈足見錢辛楣所見拓本南字上已漫漶不辨後拓工稍佳者知王蘭泉說遂於南字上力加氈椎點畫較顯或且加以描潤不盡可信偶於坊肆購得此本江字點畫隱約略存絕無拓匠僞迹正如王虛舟所云除舊有斷蝕外鋒鏗纖毫不失而墨色沈厚古味盎然有梁清標白文方印二蕉林朱文方印一是蕉林書屋舊藏蕉林於順治十二年以戶部尚書來粵經理平藩遷移事未幾北歸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見國史館傳稿此本當是南來遺落蕉林與孫退谷同時以弄藏名此必明代精拓良可寶貴也

宋紹熙本王梅溪集跋

宋樂清王忠文公十朋梅溪集黑口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凡廷試策一卷奏議四卷詩文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都五十四卷前有淳熙四年丁酉夏四月望大中大夫觀文學士行宮留守劉珙共父序後有汪應辰撰墓誌銘子宣教郎聞禮跋紹熙壬子錢于江陵劉序謂遺文三十二卷汪誌謂梅溪前後集五十卷馬端臨經籍攷謂梅溪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三者互異此本當是其家續輯後刊自以此為足本

馬氏節錄劉洪序或於淳熙四年先紹熙之刻十六年

四庫著錄明正統五年溫州知府劉謙重刊本提要以馬氏所

載有劉珙序劉謙本無之為疑近年函芬樓影印劉謙本字形版式避諱空格均與紹熙本同惟序末無淳熙年月劉珙繫銜四行

書中字體有與紹熙本不符者必是劉謙補刻

劉謙本何文淵後

孟明處求得先生文集多破損脫落付永嘉士王宜嘉補其缺略劉公自牧為郡守刊刻完成云云按續芬樓影本卷首目錄一缺

葉三卷一第卷第十卷第八卷二卷十九卷第四卷後葉卷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八

葉十卷二第卷十七卷第八卷補刻一兩尤可笑

天順六年周琰序謂劉謙

重刊本無舊序舊序朱文公代作爲表而冠諸卷端竟刊落劉珙之名 四庫館未見紹熙原刻本未知其底蘊耳朱子爲劉珙作行狀見朱子文集珙諡忠肅宋史有傳王忠文移知湖州珙力請留之與有淵源行輩較先故署珙名明人不詳攷僅知尊朱而謬

改古書最爲惡習

劉珙序余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及來守建其子開禮適官府下相與道舊云云是

則王劉交面豈能不出劉珙名讓出朱子代作則可竟抹劉珙則王劉交面豈能不出劉珙名讓出朱子代作則可竟抹劉珙

從子代劉全集補錄非也

後集卷二十六弟十八集末行紹熙本乾

道道字微損卷尾留木處有刀削痕如劉謙重刻應修補完好乃形迹宛然如舊疑是悉仍舊本僅補刻版片遂以重刊自居竊名三百餘年又於舊序削去劉珙名以致讀其序文語多未明非以此本對勘末由窮其真相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王梅溪集卷數同而未著刊本年代邵懿辰撰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目錄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葉卮園讀書志均

未見紹熙本此本雖間有漫漶猶是紹熙原刻馬氏所見劉珙序
尚存首尾完具古穆之氣流溢行間每卷首有吳澄朱文訥盧印
幼清白文長方印蓋元時爲吳文正公所藏後集卷首有聽雨樓
查氏有圻珍賞圖書白文方印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京師長椿寺
藏孝純劉太后象右幅題籤嘉慶六年實錄館校對官宮史收掌
官刑部郎中查有圻重裝當卽其人也舊槧流傳有緒 天祿石
渠未及收入邵氏莫氏瞿氏葉氏版本之學號稱淵博亦未之見
洵爲天壤孤本希有之寶同治光緒間藏南海孔氏嶽雪樓今歸
余齋孔氏收藏頗富近歲蕩然無存撫斯編不勝華屋山邱之感
焉壬戌七月

宋紹定二年造石水笕題記跋

右石刻城南廂信女傅氏二娘捨錢造石水笕祈保平安者紹定
二年七月中元題凡二十九字正書辛酉廣州毀城開路於西南

隅得之按新唐書地理志廣州民不井汲都督劉巨麟始鑿井四
宋方信孺南海百詠廣之井泉率鹵鹹惟越井味清甘南漢呼爲
玉龍泉民莫得汲東坡謫惠與知廣州王古書云廣城人飲水鹹
苦可以大竹管引蒲澗水入城分引散流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事
在紹聖三年此記紹定二年造石水筧計逾一百二十餘年廣韻
筧以竹通水也意者當尙沿用東坡舊法或易竹筧以石或接筧
於石槽上故云石水筧也不知何時此製始停輟今蒲澗水漸涸
未克引之以充民食近年以西法引江水入城水味終不敵山泉
而廣人飲水思源得此足資攷證顧亭林嘗論北魏迄唐多造像
祈福蓋其時干戈擾攘民人傷離亂而想太平相率爲之以冀佛
祐仁人君子當惻然念之傅二娘捨錢造筧利賴及人不尤可重
乎壬戌八月

韶州九成臺放翁書詩境拓本跋

韶州城西九成臺下瞰武水風景清曩臺上石刻林立宋蔣之奇
武溪深詩刻左方有詩境二字大八寸直行下欵陸游書三字大
一寸強無紀年放翁足跡未至嶺南不審何人摹刻於此阮通志
載於宋人之列而未識緣起余先世居山陰偏門外快閣在鑑湖
之濱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處也相傳爲南宋時陸放翁故宅
杭大宗道古堂集任君處泉墓志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乙集所載
均同嘉慶中葉名流洪亮吉蔣士銓王衍梅輩先後觴詠其上咸
同間兵燹地屢易主後庚申暮春余返里省墓快閣尙存有放翁
書詩境二字橫額字形與九成臺刻本相同乃恍然知是韶州士
夫以九成臺快閣湖光溪色風物相類故摹鐫以誌勝槩特爲石
所限未能如原刻橫列耳余曩客樂昌屢過韶州城下每登臺撫
石摩挲久之而後去辛亥臺圯郡人移石置公園中戊寅秋兵事
園中石刻多炸燬惟吳道子畫張文獻公象及詩境石巋然無恙

女孫穎娟適陳旅于韶拓寄一紙匪特劫餘足珍且以寄鏡湖鄉之思兼紀武溪舊游之蹟復可爲阮志金石補證病眸頓頓一快爰裝作橫看子詳識幅末已知月

遼大康六年藥師銅造像拓本跋

右藥師造像銅色黝古製作極精以漢建初尺度之高一尺一強像座圓式銘題迴環其下文云大康六年八月十六日東土張揚刺生得小男藥師留此上鑄藥師佛願亡過父母見在法界有情生生見佛世世聞法道心堅固乃至菩提不墮惡道六十一字正書翁氏阮氏粵東金石略均未載同治間宛平城來粵始發見於光孝寺廣州府志著錄所載字多譌奪誤稱佛像背以大康作太康謂爲晉造像尤非晉初金石銘刻多八八罕正書造像祈福起於北魏晉時無之此銘文字不類西晉筆遼史道宗咸雍十年十二月詔明年改元大康與此紀年八

書職官志無東作使遼百官志有將作監屬官未詳宋史將作監屬官有東西二作葉隆禮契丹國志遼官制多仿中國此稱東作使可補遼志之闕其爲遼造像無疑張揚刺之名未見史傳然遼史有蕭奪刺蕭扎刺遼人名多譯音無定字刺或作拉而音仍相近晉人名無此字音又遼史道宗本紀大康九年詔僧善知讐校高麗所進佛經頌行之恆召僧設壇內殿青浦王氏金石萃編載大康元年行滿寺施羅尼幢大康三年戒壇寺施羅尼幢足見遼時風尚佞佛亦其證也惟遼地距粵遠此像何時至粵無可攷疑是國初平藩攜至廣州平藩女自悟披薙於城北建庵曰藥師因供奉此佛像而命名厥後乃移置光孝寺辛亥後又歸於六榕寺也

之

乾隆三十四年光孝寺志尙未載藥師像當是咸豐間兵燹始移置遼金石文字極罕爰詳記

元張珪碑殘字跋

辛酉廣州毀城開路南海羅原覺得斷碑長九寸文字不完僅存殘字七十餘定爲元張宏範碑出以見眎余諦審之非宏範碑乃其子珪碑也碑稱三諡獻武元史宏範傳初諡武略至大四年改諡忠武延祐六年加封淮南王諡獻武如宏範碑宜詳敘之不應省文稱三諡且上文負販如平時師興以來云云與宏範事無涉宏範父柔傳眞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求援柔遣將討平之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柔爲之畫市井定民居通商惠工遂至殷富與碑師興以來負販如平時等語合蓋先敘祖柔次敘父宏範乃敘及珪否則宏範碑珪字上宜有子字此無之直書珪有文武才以文義揆之必珪碑乃合也珪傳泰定初珪議廣海鎮戍卒病者給粥藥死者給鈔歸骨於其家又奏免廣州東莞縣及惠州採珠戶爲民中使督採請悉罷遣是珪有德於粵阮通志宦蹟傳元廣東宣慰副使呂恕南

雄路總管張搏霄韶州路通判覃榮廣人皆爲立碑珪雖未仕粵而民感其德爲立碑頌亦宜若宏範滅宋於崖門磨崖紀功後人且毀之安有爲建碑之理耶碑石殘損未審立碑年代珪傳泰定元年封蔡國公知經筵事二年暫歸三年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卒石末知經筵事下有商議二字下缺此碑當立於珪卒後王氏金石萃編未收元刻孫氏寰宇訪碑錄阮氏金石畧收元刻而無此通志載明嘉靖十三年增築定海門月城定海門卽小南門今石得于小南門壞垣下知碑之毀失當在嘉靖時故孫阮皆未采獲元隸書無多此筆意頗近曹景完碑惜未知何人所書耳壬戌九月

明王應華水墨蘭石卷跋

右明東莞王公應華畫蘭石同邑鄧氏大寶經幢館藏公字崇閣號園長萬歷四十六年舉人崇禎元年三甲進士

國子監

初除武

學教授遷工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中陞甯紹副使福建按察使

宣統元年擢禮部侍郎 國朝順治三年丙戌廣州擁戴唐王聿鍵

弟聿錫改元紹武與蘇觀生同拜東閣大學士 大兵至唐王方

事閱射急易服踰墻走匿公家公遂偕何吾駒出降明史蘇傳後趨

肇慶永歷二年補光祿寺卿桂王西奔乃皈依空隱法名函諸朝

遺民錄引隱居水南結溪南文社東莞縣志善作蘭竹樹石國朝繪畫此

其平生梗槩也說者謂城陷出降有虧大節故省府志皆不爲立

傳縣志所載亦甚略不知丙戌之役事出倉猝唐王匿於其家是

公之出降蓋不憚降志辱身以護故主其用心至苦逮唐王殉國

復趨事桂王足見心不忘明及大勢已去卽逃於禪韜晦終身與

干祿新朝甘作貳臣者迥殊也禮空隱者又有王應莘字崇芳此

公之弟也公子鴻暹諸生國亡父歿既葬於康熙四年乙巳赴雷

峯削髮名今回侍師天然住丹霞見海雲禪藻弟若子皆克承遺

志公之雅操可知此卷歛署壬寅爲康熙元年以今回披蘿之年攷之則晚歲隱居時所作筆勢高逸叢蘭亂石蓋以寓黍離之悲焉昔年豐城盛季瑩藏今回壽其母崔夫人詩一卷有升彼丹霞巔言念溪南廬之句卽指溪南文社也今釋爲之序今初諸人皆有和作與此卷後先輝映余爲題記并以丹霞禪藻名之今季瑩歸道山彼卷不知尙存否也附識於此癸亥五月

湖海樓本陶集跋

右陶淵明集十卷嘉慶元年湖海樓翻雕汲古閣摹宋本敬齋躬貞恆等字皆沿舊闕筆每卷摹鐫毛氏印記湖海樓爲蕭山陳春字東爲所居藏弄極富與王宗炎十萬卷樓齊名棗有叢書行世此單行本流傳頗稀邵懿辰莫友芝諸家書目俱未著錄舊爲曾大父明之公所藏公幕游皖湘贛粵恆以自隨道光十二年六月卒于粵泉幕中此書因留在粵從父穀盦先生諄諄以葆守楹書

詔示先兄莘伯歿後書多蠹蝕屬彥慈姪檢出重裝敬讀一過以
光緒己卯廣州俞氏重刻胡伯薊摹毛本對校精善遠不逮此可
弗寶諸庚午清明節

汲古閣本尊前集書後

丙子冬廠肆書估南來攜有汲古閣重珉願本尊前集二卷有八
千卷樓藏書記嘉惠堂丁氏藏書記諸印爲揭陽曾剛甫右丞同
年西經舊藏毛晉跋尾謂得之閩中郭聖僕家卷首萬曆壬午顧
梧芳序稱自唐花間集宋草堂詩餘行尊前集遂鮮知者曩客吳
興茅氏並爲附補梓行卷數與四庫著錄同提要引樂府指迷
云隋唐以來爲長短句至唐則有尊前花間集此當爲五代舊本
第陳振孫書錄解題未及尊前集故以爲疑朱竹垞尊前集願本
書後言得吳匏庵手鈔本取願本勘之靡有不同是竹垞所見卽
此本願序謂世鮮知者雖未指明五代時人或宋初時人傳本要

自由來已久細加推勘上卷錄李王五首馮延巳三首下卷復錄李王九首馮延巳七首知上卷爲五代舊本下卷李馮以次諸人之作是顧氏附補與毛跋所謂梧芳採錄名篇釐爲二卷語合明人增竄舊籍往往如是朱彊村侍郎校彙本依丁氏藏梅禹金鈔本作一卷以爲一卷本是五代以來舊本而詞人先後詞篇次第與此本無異且毛本卷下李王九首九誤彙作八梅鈔遂遺卻子夜啼一首而補錄於馮延巳七首之次其逐寫之疏外率忽如此不若毛氏重彙顧本二卷爲善矣此本有曾剛甫題識謂四庫提要指爲宋初人編輯殆因顧序論樂涉於華夷之辨以字句違礙抽燬按顧序祇言金元汙染北鄙風氣無他違礙字句提要明言此書前有明萬歷嘉興顧梧芳序當不在抽燬之列此不足辨也剛甫墓有宿草舊京凋瘵海王村亦復零落撫卷愴然亟收之并綴墨簡末丁丑三月

碧山樂府書後

宋王聖與碧山樂府二卷又名花外集見御選歷代詩餘四

庫未著錄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無之今惟存花外集一卷鮑

氏知不足齋本范氏宋三家詞本王氏四印齋本鹽城孫氏本竝

同實非完帙絕妙詞所錄詞旨皆句及詞眼集中均未盡殺而精粹爲南宋之傑顧宋

史無傳浙江通志未載其仕履行義未詳絕妙好詞箋引延祐四

明志謂至元中爲慶元路學正按元史百官志各行省設儒學提

舉司每司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人司吏二人屬官無學

正之名宋史職官志有提學事司掌一路學政慶元路本明州以

集中四明別友歸故山等詞揆之殆王聖與南宋末掌慶元路學

政宋亡歸隱張叔夏題其詞集云野鶻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

瓢付流水情事脗合厲箋引延祐四明志未加深攷也樂府補題

四庫提要謂皆宋遺民詞其中聖與之詠龍涎香白蓮葦蟬諸

篇皆與唐玉潛瑛倡和聖與玉潛同里六陵埋骨玉潛主其事陶
篁村全浙詩話玉潛之前有王英孫字才翁必聖與昆季篁村謂
玉潛寒士才翁富而好禮六陵事非才翁慷慨揮金里中諸惡少
何能一呼衆應成此良謀故黃文獻以茲舉歸功於才翁是聖與
玉潛之結詞社淵源於此決非貶節仕元尤可信善乎竹垞翁之
言曰王聖與宋末隱君子也其詞於身世之感有淒然言外者其
騷人橘頌之遺音乎此可爲定論無惑於四明志之說矣第詞集
分調編錄未臻完善竊意如青房竝蒂蓮詞愁窺汴隄翠柳曾舞
送當時錦纜龍舟水龍吟牡丹云怕洛中春色怱怱又入杜鵑聲
裏是南渡初追憶汴京宜編次於前如眉嫵新月高陽臺詠梅慶
清朝榴花張皋文謂竝有君國之憂及慶宮春水仙云國香到此
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一萼紅紅
梅云歲寒事無人共省破丹霧應有鶴歸時無悶雪意云陰積龍

荒寒度雁門西北高樓獨倚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是
懷蒙塵之慟而不忘恢復之思宜編錄次之至天香龍涎香云孤
嶠蟠煙層濤蛻月是匡山之恨齊天樂蟬云甚已絕餘音尙遺枯
蛻是冬青之悲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云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
明月夜深歸輦縱有殘花灑征衣鉛淚都滿是荆馳之感綺羅香
紅葉云何事西風老色爭妍如許但淒涼秋苑斜陽冷枝留醉舞
是責亡國大夫不知恥辱也循此微旨重加排比較有條理因校
錄一過並掇拾羣書之關涉者附於卷尾以資參攷既訂正四明
志之誤復推論之以質諸世之知言者

王蘇州師遺書跋

光緒乙巳丙午間與長樂高嘯桐

鳳岐

同客粵督幕中嘯桐與王

蘇州師稔爲言師於己丑試粵所取士多有品藻稱余極至聞之

悚然嗣見梁文忠公

明芬

致同歲友江孝通伍叔葆書亦言師於

粵士甄其才行詳書姓氏儼嘯桐之言不誣耶師對策第一供奉
上齋於朝政時有論列謬不矯有忌之者遂出守鎮江鎮江名
郡遭時多故理教案振災侵興水利積穀勸學諸務凡有裨於民
生者規畫纖屑靡遺具載遺書中旋移蘇州卒官大吏上其事有
旨宣付史館立傳鎮江士民於中冷泉上建祠祀之海內翕然稱
循吏焉師出都有詩云聖明無棄材中外不歧視絕不以奪我鳳
池爲憾其懷抱豈恆流所能測蓋蘊蓄者然也憶庚寅計偕入都
與陶子邵學謁師於下斜街邸第時庭際海棠盛開移坐花下極
論學術流別旁及國朝掌故因言士人宜讀有用書潛究天下利
病得失備異日 朝廷任使務恤民隱養民氣勿效時趨輕言新
法徒致國家失人心語至肫切當是時朝野晏然而列強環伺變
法之議芽枿日孳師故有是說也自師歿後二十年時局隳壞迄
於今日兆鏞不才浮湛白首躬遘滄桑放廢窮海之濱幽憂不自

慘於師愧負滋甚己巳返山陰故里省墓紆道鎮江展拜祠下裴
回欷歔者久之彥超世兄能守楹書以遺集寄視文章事業不朽
於世奚俟贊一詞而回首舊京花陰老屋風采猶懸心日用記師
說以驗世變撫斯編不禁衰涕之橫集也乙亥清明

陳慶笙文集跋

陳東塾先生講學溝通漢宋期於通經致用嘗謂學術明然後人
才政事由此而出非厘解一字釋一義硜硜號稱說經已也及門
得其意者惟陳君慶笙君故新會荷塘鉅族少侍其父仁泉孝廉
讀書省城羸羸敝衣風稜峭拔與俗罕諧爲文沈博絕麗光緒戊
寅督學使者以吳中重建吳季子祠碑駢體文試士擢君第一入
邑庠及游東塾之門治學益銳自說文倉雅以逮羣經靡不穿穴
融貫旁推交通務挾儒先微言大義復擊究古今治理得失之原
博攷諸史百家及歷代職官制度其閎指眇慮祈嚮在顧亭林一

流著有周易集注義疏通鑑輯要文獻通考正誤漢官答問諸書
惟漢官答問五卷梁文忠公鼎芬彙入端谿叢書中餘未寫定君
歿四十餘年子復繼歿孫又殤故人順德簡竹居廣文初在存問
其家就取遺書理而董之其卷帙殘蝕者續俟詮次最錄雜文爲
五卷先以付梓并爲文銘其墓竹居受學於朱九江先生夙與君
論學同志者也憶昔破窗風雨一檠熒熒君與竹居暨陶君子政
朱君棣垞先兄莘伯相與抵掌論議聲震屋瓦竊歎乾嘉諸老孫
淵如洪稚存輩所述朋舊聚居講學之樂不是過也乃桑海倏更
同時諸人多實喪曩乞竹居銘子政墓今又讀竹居爲君銘慕之
文俛仰愴然旣慟君不永年未竟所學益慮世教凌替丁敬禮所
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竹居今年八十三孜孜爲之是正文字藏
山傳人不致湮沒東塾授受淵源亦略可攷見儻有以慰君於九
原也夫編校旣竟爰識卷尾癸酉二月

吳澹齋明史樂府跋

從來國家理亂成敗之故其幾至微非鉤稽掣討無以洞見癥結
殷鑒不遠厥惟前明元末綱紀紊弛羣盜俶擾太祖起自田間掃
除更張嘗謂當使野無遺賢不可使野無遺利大哉王言海內颯
然響應既成帝業猜忌日深所謂崇儒重道徒飾一時耳目不再
傳靖難師起宮庭構釁中葉而後權璫奸相威柄旁落士大夫競
尚風節多所摧殘蓋終明一代不善用人不能愛民朝廷未嘗有
深仁闔澤以浹洽人心其亡之兆有自來矣澹齋先生辛亥後鍵
戶不出盱衡今古取明史諸事分詠爲樂府一百餘首擧擷富寄
託深匪特其文工也回皇萬態恍然履霜堅冰之原紆悟片言淵
乎譬物連類之旨辭發於此意寓於彼綜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朝
野上下洪纖畢賅於盛衰興亡灼可攷鏡豈若尤西堂輩所爲詠
史樂府攬撫瓌聞以炫閎博而已吾粵元季五先生開南園詩社

孫西庵爲何眞草表降明王黃李諸公聯翩出仕惟趙臨清高節
不屈逮崇禎時陳文忠公重啓南園未幾明社遂屋是寒漪老柳
間隱若與明代相終始先生所居密邇南園日斐回其下殆曠世
而相感者歟讀方寶李五先生諸篇有餘慨焉壬申二月

微尚齋雜文卷四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擬王子淵寄梁處士周宏讓書

鬢白違闕以來川塗修阻關中地寒衰柳減色江南水暖晚菘自
香企想故人惋悒何喻賢兄來聘獲聞起居猶寄槃藟之歡終抱
衡泌之趣紺崖負杖迹遠朝榮元石理琴風韻穹谷何其樂也鬢
昔仕梁朝忝膺休寵時復北游元圃西臨山池謂此樂都永保江
表豈期劫灰竟驗滄桑迭更陸機去國吳室卽以淪亡卻正奉書
蜀都倏焉殄滅江陵迴望俱積蒼萊津陽云瞻全歇紫氣此固攘
袪賈心揮觴頽涕者矣夫劍齒襄武有溫序之銜鬚矢集蕩陰慟
嵇紹之濺血義炳滕册名焜丹青幾雖不才竊慕大節豈屑詘躬
敵國頓膝虜庭哉祇以武庫甲稀紙鷲信斷或冀子園出質卽歸

河東之征樂耳見囚遂釋狼淵之旅庶奠危基於將墜振末緒於
瀕危也今家聲既隳窮途空哭軍圍晝邑莫效王蠋之忠師會馬
陵忝爲鍾儀之繫言念桑梓愴懷禾黍何以見揚越忠節之臣關
隴慷慨之士乎每當商音竦響蘆吹激鳴望舊都之山川撫異域
之亭障廉頗大梁之感吳起西河之悲噉其泣矣尙何言哉歲華
屢徂鬢毛易改將恐徘徊塞表竟滯脩之之蹤淪落襄城空結孝
先之夢猶欲弦琴秋晚觴酒春初窮元虛之談討丹朮之妙緬尋
曩旨不可得矣去矣周生情途隔越故鄉翹首邈若霄漢臨紙哽
咽不知所云

與沈太侔書

天涯綠酒知己無多江上青峯故人又去想明月而佇望來清風
兮空謠結轡之勞如何如何比辱華牋獲誦妍製紀春明之夢邈
若山河寫秋人之心哀動匏竹淒麗激楚隄惻芬芳豈非山陽之

笛懷舊者神傷雍門之琴感時而涕買者乎僕蓬累遠客瓠落无
慘覓歡則梅花笑人祓愁而竹葉沾我慣居三間打頭之屋誰識
七字嘔心之吟時或寄情蠹簡覃思婉穎而章檄迫促心靈爲疲
筭格喧警襟素頓減據槁梧而坐暝聞吹籥而知寒回憶花開早
春鏡豔良夜鬧紅舸小飲淥人清文燕留懽南皮之游足戀履綦
覓跡北海之尊已空卽事不忘有懷曷已誦君高唱起予遠愁附
呈五古四章聊會巴音敢塵阮睺歲聿暮矣握手何日讀荆楚歲
時之記虛負華年寄草堂人日之詩佇聞佳句勉蓄光采爲時自
重不宣

復楊蓉甫侍郎書

前奉手教以北洋海防未能整頓爲憂謀國之忠慮事之遠欽佩
無量兆鏞溝猶瞽儒不敢言兵惟中國積弱已久列強環伺一旦
欲與角雄海上談何容易偶有敗衄僅痛創於一時尙不爲腹心

之患區區所憂者廟堂之上求才孔亟所謂識時務之士類皆撫
拾泰西餘唾遂以爲富強之方不外乎是上以欺朝廷下以惑庸
衆天下滔滔幾有狂瀾莫挽之勢豈知治國之道自有本原孔孟
論政以民信人和爲主不然雖有船堅礮利亦將委而去之於國
家何裨而民之所以信人之所以和由於政事修明賢能在位宣
德達情行以實力而後天下人民翕然有親上死長之誼夫日本
蕞爾國耳世知其變法自強而不知其人人有愛國之心一切政
治皆能實事求是以底於成非若我中國徒以西學粉飾門面已
也故欲求富強必先修政事修政事必先作人才蓋政事人才其
本也船礮機器其末也如以今日之枵中驚外者爲人才舍本務
末者爲政事循是以往微特不能富強且人心日趨乖戾上下相
睽則民不信私利相爭則人不和不待外人侮侮大勢已危如累
卵所謂禍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近日偏尚西學士風之壞

尤以吾粵爲甚宋崔清獻公云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三復斯言可謂痛切丈爲鄉先達領袖尙望先於首善之區有以提挈而匡正之庶幾可箴膏肓而起廢疾矣乎狂瞽之言無任惶悚

復樂昌令黃君書

承示今樂昌縣爲漢桂陽郡曲江縣地而漢志謂桂陽郡高帝置以高帝時地屬尉佗爲疑按水經溱水注武谿水南入曲江縣界名瀧水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尉任囂所築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與漢書南粵傳絕道自守相合瀧水今樂昌境是秦時屬南海高帝紀十二年師古注引文穎云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遙虛奪以封芮耳南粵傳南粵與長沙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擊滅南海自王之發兵攻長沙邊以此推之高帝末年必於長沙南部置桂陽郡

南粵不止長沙發兵於邊尤甚

郡疑部之焉即故武帝五年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粵得言出桂

陽下涅水也六年南粵平以其地分置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未及桂陽又桂陽先已置郡之證漢志

南海諸郡屬交州桂陽郡與長沙國皆屬荊州晉書地理志云漢

高祖分長沙為桂陽郡是漢志無可疑矣但文帝賜佗書云服領

以南王自治之如淳曰長沙南界也是高帝置桂陽郡時曲江尚

未隸入後漢書衛颯傳含涇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

內屬桂陽知漢志桂陽郡凡縣十一高帝時但有郴臨武便南平

未陽桂陽陽山陰山八縣曲江含涇滇陽三縣越平乃析屬桂陽

耳後漢書郡國志曲江乃隸荊州桂陽吳甘露元年以桂陽南部

為始興郡陳志晉太康中以始興郡來屬廣州晉志宋齊廣州

屬皆有樂昌實非今縣乃今之四會縣地詳李中書歷南齊書祥

瑞志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韓昌黎瀧吏詩南行

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樊註引歐陽文忠公說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宋史地理志樂昌有黃坑等二銀場太平鉛場開寶五年廢仁化縣入樂昌尋復乾道二年析樂昌依仁鄉置乳源縣元史地理志樂昌隸江西省韶州路皆足補縣志之疏漏辱承下問敢貢所知若更屬邑之薦紳文學蒐討羣籍重修縣志則尤此邦山川之光矣

阮通志樂昌縣志所載周府什碑文一篇曰張南撰南不知何時人其文稱熹平三年而引昌黎文一編庶事真千古笑柄

云云今縣志尚存此文

復陶子政書

頃損書知體氣尙未瘥可良用瞻念廣州派遣學生出洋肄習法政之說管見未敢附會近日新學孳盛波譎風靡豈筆舌所能爭彼邦行政設學亦有闡合吾三代聖人制作遺意者果克取彼所長益我所短豈不甚善漢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遠教吏民由是蜀學比於齊魯司志秦卽游學先軌也今之言法政則不然

中國數千年來雖政刑遞有損益莫不以禮教爲本而以刑律輔之今律本諸漢唐宋明歷代相沿仁至義盡可資法守倘一旦舍己從人恐利未見而害已隨之說者猶謂強鄰環伺交涉日艱非將舊律變易未能收回治外法權不知治外必先自強未有政事隳壞人才頹茶軍備廢弛民力凋敝祇變易法律一端卽能使人就我範圍者也且遠隔重瀛政俗各異削足就履豈能適宜或於薦紳中擇其心術純正學問通達於政治閱歷有得者酌派數人前往令其逐一考察詳爲注記以備抉擇尙無不可今所派各生皆新學少年於本國法律既未明習治理尤無經驗一旦見異思遷何者略可甄采何者不必師放未能瞭然異時畢業歸國如政府用之必一切沿襲彼法紊壞綱紀眩惑觀聽無益於國有害於民其尤狡黠者更恐妄持謬說孳育亂萌貽患何所究極僕於此舉引以爲憂職由於此來書殆尙未喻下懷也

漢書汲黯傳自漢開外國道以爲

吏士多上書求使天子與吏無問所從來之人則必疑爲害利其勢然也
信盜幣物使夫不問所從來之人則必疑爲害利其勢然也
吳摯甫東游叢錄已得寓目東儒論學亦不以棄所學而學之爲
然華士聞之當愧死矣新夏涼燠不常惟攝衛不宣

與梧州守高媿室書

不見遂兩月矣昨奉手畢承敷政優優百廢具舉無任忻頌梧州
舊無女學堂執事倡議籌建甚盛甚盛按周禮九嬪掌婦學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詩葛覃言告師氏毛傳師女師也儀禮士昏
篇鄭注姆能以婦道教人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
從是皆以婦人相教也邇者女學堂教員多以士夫爲之縱謂慎
加甄選可無流弊然男女爲禮教大防學堂爲觀瞻攸屬誠恐因
循日久斷非所宜且所貴乎女學者以養成賢婦賢母爲標準則
學堂訓課當以婦德爲重授以四子書毛詩左傳禮記中國史鑑
輿地初級算學以及班氏女誡劉氏列女傳等書爲之講明大義

薰陶日久便可成材竊計可勝女教員之任者粵中訪延尚不乏

人至於織紵縫紉各工藝俱可肄習及之

宋南海梁國撰女師

使其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見風俗山嶺東新語卷十一香山明黃佐有姆訓一卷自序云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略在是矣

今廣州女學堂教科乃有日文日語英文英語等名目兆鏞實大惑不解古人女子出不踰閭安用習此英日語言文字哉每與學務處諸君論及恆期期以爲不可尊處女子學堂章程尙未得見執事盛德遠識必能見及於此鯁生迂拙辱公知愛不敢不盡言惟鑒裁之

與陳惕庵書

節樓萍聚飢聆教言別來相思彌增結轡遙惟道履冲豫著述日隆爲頌粵中人心不靖今舉行新政各州縣將開自治會風氣更囂且塵上當茲國勢積弱原可資民氣爲後盾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

民爲貴惟民衆智愚賢不肖紛然錯處而中材以下爲多故作之君作之師以政刑束其躬以德禮格其心凡納民於軌物之中者聖帝明王用心良苦非以愚民實保民耳近日民權之說興以爲一切政治興革當由民衆議定之不知地方利病層累曲折閱歷有素者始能知其緩急步驟措置得宜若草茅無知動以自治爲詞干預政務張皇熒惑敗莠滋萌流弊曷可勝言遠之顧亭林近之馮林一其坐而言者未必皆可起而行况天下之大安得人人皆顧馮乎不才竊怒焉憂之聞公近著民權釋惑一書必有崇論閎議導滯發矇儻已鉅成務乞賜寄先覩爲快兆鏞伏處幕下無所贊助憂時感事終日旁皇文從行後益無可談者堂前雙松爲曩年南皮張制府所手植簿書迫促欲一斐回其下而不可得意興可知矣匆匆詞不宣悉惟希亮察

復王玖伯書

滄桑之變輓迹闊阻江海相望我勞如何昨奉手教伏承載景里
術譎述彌勤無任企慰足下論光宣間吏治軍事財政學務之流
失敗壞致釀辛亥之禍自是篤論夫政治無久而不變之理而變
之之法要在因時損益期於除弊而利自見若止知利而不知弊
弊卽緣利而生舉千百年成法一旦破壞之必也利未見而弊復
加重且徒驚虛名未能覈實將併其固有者而無之光宣間積患
當由於此然高曾規矩尙存苟有賢明大臣補偏匡謬未始不可
挽回於萬一乃人心囂競目無君父在位者又揚波導沸遂淪胥
以亡是可痛也至於今日三綱墮五典廢無人不圖自私自利於
民生國計懵然無所動於心狃狃榛榛正如孟子所言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者求如光宣間不可得以此而言革新政治欺人乎欺
天乎不才少無宦情曩在節府深觀天下大勢已恍然憂之今更
畏談時事雖飢來驅人仍忍痛耐守不敢乞食於虎狼頷下數年

以來閉門讀書心氣漸平然中夜思之不知天心何時厭亂則又怛怛然徬徨太息而不能自己也足下謂爲高蹈非所敢承聊傾臆言之不足爲外人道耳惟爲道珍重不宣己未二月

復林樸山書

承還吳梅村集謹已收到來牋謂侯朝宗責梅村不當出仕而自應鄉舉是爲出爾反爾陳義甚高然朝宗自明亡後奉父恂歸居商邱所爲詩文多沈痛不勝黍黍之悲卽朋從往還落落數人皆一時遺民固非欲干祿新朝者 朝廷搜揚山林之士當事承望風旨幾如明洪武初有不爲臣之罰其時將按治朝宗連及其父有司敦迫趣應省試事乃得釋朝宗之應舉爲免累老父計誠有不得已之苦衷事在順治八年辛卯朝宗年三十四僅中副車逾三年甲午未聞朝宗再試其年十二月遽歿父猶在堂生平佹僚抑鬱後世所當哀其遇而憫其志也嗟乎神州慘黷榛莽塞途處

今之世但須嚴以繩己不煩苛以責人心跡之微千秋自有定論

如錄謙益者與吳侯不
同自不在可原之列

朝宗與方密之書云昔贈屢絲之衣病妻

欲稍為裁剪以就時製力止之他日當出完全者以相示家有方

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并藏陶元

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詳翫之此其寄託所在閩粵指唐桂二王而言吾輩

固可師之者矣戊午四月

與簡竹居書

憶自亡友陳慶笙處得侍教言忽忽四十餘年滄桑萬變不通音

訊聞隱居講學不入城市疇昔師友能壁立千仞於驚濤駭浪中

者惟君一人而已在廣州晤高第任子貞拔貢詢悉雅况比避地

澳門晤張筱峯孝廉所聞又加詳焉獲拜讀所著書趣博旨約精

礪不磨名山盛業欽遲無既兆鏞濩落無狀辛亥後非義辟召一

皆峻拒轉徙港澳者八蓬累之勞皆不足計惟念百年以來洪楊

之禍止于焚掠奸殺蹂躪邑聚此盜賊之慣技耳今則倡言無君無父蔑古廢經以號召海內爲禽獸食人之事薦紳士夫平日號能文章者亦皆蘭荃化爲棘茅孔鸞變爲梟獍不特爲吾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奇卽謂夏變于夷而諸夷尙有閤合吾三代聖王遺法之意不致泯莽一至于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豈彼蒼竟欲使神州陸沈乎回念曩年學侶慶筵棣垞子政皆不獲竟所學而死當時深爲痛惜以今思之轉以不見汗濁之世爲幸豈不悲哉天道剝而必復人心風俗所繫千鈞一髮必賴有道君子以爲之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非君之任而誰屬哉子政歿于端州無子門人爲之營葬起祠堂置祭田刻遺詩三卷遺文一卷共二册茲以寄呈察覽其門人欲乞君爲文以銘其墓君許之乎拙著元廣東遺民錄二卷乃憤激于謬悠之論而爲之并附上幸賜匡正此候道履不宣癸亥十二月

與朱彊邨侍郎書

始夏於張菊生同年寓齋聆教言枉存失迺恩返粵悵歎曷任昨聞同人有按輯爲清詞鈔之議滬上爲今之學海閎攬精擷蔚成一代鉅觀時不可失得公主持定當遠媿朱王近踰黃丁歧予望之惟近時詞人輩出其平日行義足稱歿於辛亥後而能抱節自貞不爲塵汗者自宜甄錄以存其人否則似宜審擇明高宇泰結社選詩綦嚴嘗言謝皋羽月泉集所收稍濫洵爲篤論公當亦以爲然也寄上先師陳東塾先生憶江南館詞一册先叔穀盦先生隨山館詞一册以備采覽亡友丁潛客侍讀遺詩刊成以公夙交一併附呈臨楮不勝瞻仰之至己巳十一月

微尚齋雜文卷五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宋和州防禦使劉公事略

劉師勇廬州梁縣人

宋史張世傑附傳匡山志

其先五世同居孝友雍睦從兄

虎拜合肥郡侯弟師雄師賢皆為名將

廬州府志劉虎傳

師勇少英銳涉

獵經史嘗經江陰悟空寺時烈寒冰膠手湯解之射一箭於寺

塔意氣慷慨復題詩於壁乃去

元王逢悟溪集昆陵秋園詩後序

以戰功歷環衛

官

宋史本傳

包恢平長興盜師勇與有功授都統制守濠

悟溪集

魯港師

潰師勇入揚州圖再舉

宋史本傳

德祐元年元師渡江逼常州知州趙

汝鑒遁

悟溪集

郡人錢豈以城降

宋史趙汝鑒傳

師勇與張世傑孫虎臣等

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以禦元師與元阿珠戰敗績

通鑑

勇還入衛

悟溪集

賈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

宋史本集

會淮民王通

居常州陰以書約師勇許為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嘗知常州

宋史陳加師勇安撫使命與副統制王安節分兵助嘗守常而以

殿前都統制張彥守呂城旋加師勇和州防禦使明危素說學齊

本宋史師勇總戍兵自鎮江口至明謝應芬遂復常州宋史王

攻走錢嘗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姚嘗以入紹宋史因共樹柵鑿

濠為扞禦計集梧溪張彥與元師戰失利見執宋史呂城失守常州

勢益孤明錢士升南元師寘彥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彥彥慚

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宋史與胡應炎王安節

等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眾元帥唆都請益師伯顏遂

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明高啓元師圍城數重丞相文天祥使

尹玉麻士龍等將兵赴援續通連戰不利集梧溪殿司及所親藉藉

偶語欲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紹先有羣鴉飛鳴繞城

眾惡為不祥南宋無何元師有雅鶻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

贖之師勇不予謀昭先降臣呂文煥復射書入城喻以禍福爲流矢

所中集梧溪招降百端終不聽元丞相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等役

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常州府志晝夜力攻五十餘日師勇登陣

裹創拒戰且曰吾城卽破金山長矣伯顏因讖其語命昇金山寺

沙門問計沙門實無計詭言城狀如龜擊其尾則四足披露矣梧溪

集伯顏乃親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退之遂攻南

門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元師自超所守處登城城遂破

昭先嘗戰死安節被執終死不屈師勇從八騎手殺哨騎數十百

人易其衣以混北軍裨將張超墮馬師勇斬其頭以給衆曰急追

劉都統所向披靡集梧溪遂拔柵踰塹去師勇弟馬墮塹躍不能出

師勇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昭先淮軍數千人皆鬪死宋史師勇

聞道疾走幾危者數昭先卒赴行在集梧溪與張世傑蘇劉義等各

率所部兵續通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於

鼓山宋史本傳元初吳城外僧舍有老僧長七尺許十餘年未嘗面北

坐人詰其姓名輒不答死之日僧開視其篋笥有師勇官誥殆其

騎士耶嗚呼師勇智畧絕人率創殘之卒以禦百萬之師雖古雄

烈蔑以加此其軼出重圍可謂驍將戰之不利天也扈王海上原文

入國茲依宋史本傳改正猶昔人卽墨之志事之成敗君子有不論也梧溪集明

成化間有司奏請以師勇從祀厓山三忠祠厓山志廣通志同國朝光緒

十七年署赤溪廳同知江陰金武祥攷厓山新會縣志有銅鼓山

去厓山一百里今隸廳境山麓有師勇祠墓與宋史合因爲禁樵

牧爲詩表章之宣統元年前湖北按察使番禺梁鼎芬設立師勇

神主附祀於廣州三忠祠堂右龕焉番禺縣志

歸善縣知縣嚴君傳

君諱崇德字峻耘姓嚴氏江蘇宜徵人爲諸生久躋場屋年五十

中光緒十四年舉人考官順德李公文田閩縣王公仁堪所錄士

多知名君其一也官南匯縣學訓導訓士嚴士亦信服君邑中公事萃議持短長令不能制每倚君一言而辦近代學官多積廢不稱職君獨振厲有爲提學茂名楊公頤疏薦以知縣用謁選得廣東遂溪縣知縣縣多盜何幟蕤伍美瓊等誘脅聚至不可疏爬邑聚騷然君設方略廣購偵捕卒以次就縛置諸法尤銳於聽斷訟者至立提鞫反覆譬曉往往自日中至夜分雖汗浹衣帶事未竟不自休嘗曰民間一興訟舉室不安願竭吾力無留滯以累之也爲治徹民隱絕苞苴省役技無所施多舍去就農役某以索賂不得銜君甚一日行縣輿經山蹊間下臨深澗役詐失足掀輿墮岡危君適澗側老樹橫拒幾殆幸免役急走乃自墮澗死遂溪號難治君視事五年始至飛謗交集臺符詰責君不少搖奪旣而民困克蘇衆聲大和奉新許文敏公振禕巡撫廣東告布政使曰嚴崇德治行稱最當遷擢以風在位調補歸善縣知縣未至檄署順

德解任日虧官帑頗鉅士民集貲千緡贈行君堅卻不可乃悉舉以購穀立社倉手定條教規畫詳至曰邑無水利農田常苦旱留此以貽吾民儻緩急有所恃抵順德治事一如遂溪自諸蕃入中國邪教惑衆奸民豪猾闇賂烏酋相爲卵翼以與長吏抗小民受侮怫鬱而不得伸順德尤劇有梁某自號教士賃居民舍因占作教堂探刺訟事陰嗾爲左右袒君聞突領丁役往詰曰建教堂應立券汝券何在教士宜有憑照否則論如律梁錯愕無以應卽收梁痛治一邑稱快會君抱疴聞鄉民械鬪時盛暑災歎君急馳勸諭事解而勞暍病益劇卒官時光緒丁酉七月也卒之日神明湛然與賓友談論如平時春秋六十有五工書少喜畫松菊自爲吏遂屏棄不近縑素家無餘財惟蓄書數千卷丹黃點勘極精審云子玉彝孫某

江兆鏞曰吾友陳慶笙著漢官答問言漢縣令得奏事誅勦豪強

亦得自專其制善矣今設監司多所掣肘有不便無由自陳不肖者益希旨取容一切欺罔閭閻疾苦惜然無所動於中小民愁歎人心渙解天下大勢將不可收拾吾客嚴君幕中久知之深觀其所施治又何愧古良吏哉嗟乎爲政在人是在大吏不驅百十虎狼於郡邑以殘噬子黎而已故言政治必自慎選牧令始

二品銜廣東候補道員王君家傳

君姓王氏諱舟瑤字攻伯一字星垣號默齋浙江黃巖縣人系出琅琊宋天聖二年宋郊榜進士工部屯田郎中諱彞自臨海遷黃巖之西橋稱西橋王氏君其二十世孫也祖諱華考諱士春潛德弗耀以君貴皆贈資政大夫祖妣程妣周皆封夫人君性竺摯事親孝家貧奔走四方然一歲未嘗不歸省依戀若髮倪親歿歲時薦祀恆泣然淒感不自勝爲文敘述遺行紆曲隱惻言有餘恫待羣從雖穆無間言少讀書九峯山中從王先生棻遊盡得其學而

益光大之與黃文學方慶喻編修長霖友後獲交章檢校討講道
核藝相見以誠數十年如一日光緒辛巳補縣學生旋食廩餼肄
業杭州詁經精舍爲俞先生樾所稱賞戊子以優行充貢己丑中
舉人會試屢不第而名譽日起其爲學初治辭章訓故寢饋於說
文蒼雅羣經義疏穿穴洽熟得其大義微言旣而讀宋儒書益有
所得自勝座右曰治經宗高密行已師新安素不喜空談坐悟而
於陸氏義利之辨深所服膺謂非體察於此則學問經濟適足以
便其私又謂儒術有體有用遂擴而治經世之學以宋五子爲體
通鑑九通爲用時局日變復恍然於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義兼
採西學之無害者爲用中之一端但言必先明誼理崇氣節而後
可讀中外有用之書如徒襲西學虛名施之無敍終無補於治理
蓋於古今道藝之升降遷流洞見本原如匯百川而瀦淵海當世
通儒罕其儔匹焉歷主九峯清獻東湖文達諸書院兼纂修台州

府志瞿文慎公沈侍郎源深侍郎文治公長沙張文達公號知人
皆愛重君會開經濟特科瞿公特疏薦之文治公又以君學行上
聞 賞內閣中書銜學制新定京外諸行省推爲都講禮部開禮
學館聘爲顧問官爲廣東師範學堂監督最久由揀選知縣累擢
道員加二品銜監督如故名位洵躋通顯矣而仍治學事論學堂
之弊一曰躐等二曰務虛三曰放任四曰猖狂論女學之弊曰近
日女學萌芽大都從事智育於德育未之措意恐智識雖擴禮教
漸替不可謂非人心風俗之憂尤慨乎其言之凡君教術所被於
譏譏秕僻者皆能潛折牙枿於無形之中苦心焦慮匪世所知宣
統辛亥九月民軍入廣州堅留君不可浩然歸里闢草堂顏曰後
彫屏絕世紛專力搜輯文獻夙慕鄉先哲杜清獻公文章節行益
推闡台學淵源抉隱擿微以振厥緒詳見所纂台州文徵敘例中
意旨至爲深遠壬戌 皇帝大婚表貢方物 御賜福字甲子九

月國民軍入宮 車駕蒙塵君久病聞變歔歔流涕疾遂增劇口
占詩云惟有忠心耿不滅未能親見中興年惓惓君國之思臨絕
彌切斯之謂貞志不休者歟君著書滿家有鄭注禹貢引地理志
釋一卷周官孟子異義疏證一卷呂覽月令異文釋一卷穀梁逸
禮攷證一卷讀經劄記四卷讀說文劄記四卷經師家法述一卷
羣經大義述一卷中國學術史一卷光緒台州府志稿一百三十
卷默齋居士自定年譜一卷勸學淺語一卷默齋日記鈔十卷默
齋文集十卷續集三卷詩集六卷西橋王氏家譜十二卷家集十
卷台州文徵一百八十卷台詩四錄二十九卷外錄三十八卷初
娶潘夫人前卒繼娶周夫人皆以淑行聞君生於咸豐戊午年十
一月初四日春秋六十有八以乙丑二月卒於里第逾年丙寅正
月十一日葬於縣南永甯之原潘夫人祔焉子一敬禮京師譯學
館畢業獎給舉人內閣中書英國伯明罕大學商學士克承君志

不仕而隱於商女四俱潘出長殤次適周次適張次適董皆士族
孫五育伊育備殤育份育僖育佶女孫二

汪兆鏞曰君與余同歲鄉舉自君監鹺樂昌始識君泊余入制府
幕君居師範學堂同在廣州良覲益多時方興學異議蠡起余以
爲 朝廷罷科舉設學堂期於育成通材以濟世變而學部定章
草創是在奉行者會通其指而彌縫其闕乃可推行無弊時論多
迂余君獨心躋之時時愀然相與慨息今君長逝矣顧語其孤謂
平居知己者無幾人必欲得余一言烏虜余不文奚足爲君重然
八表同昏之日空山病榻不忘辟地海濱之一介貧交其意不深
可傷哉用最所知而爲之傳於君之學未敢言能窺見崖略也九
原芒沕悲夫悲夫

乙未
二月

南海何君家傳

嶺南畫學自明林良後代有傳人如張穆之高望公輩畫境絕高

而流傳甚罕乾嘉間張藥房馮魚山張子駿主氣韻之說不以尋常塗抹爲能其時黎二樵張墨池謝澧甫相繼踵起畫學彌盛同光以來首推陳先生古樵然皆文人餘事其幼學專門者以丹山何君爲最著君名狎丹山其字也南海人居煙橋鄉晚號煙橋老人少孤貧年二十二始就塾受書旋棄去學繪事於市以自給時有善畫仕女號蘇美人者見所畫異凡手使從學授以筆法益恣觀名人真蹟極意摹追大抵得力於新羅山人爲多亦時時規仿文待詔惲草衣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罔不精善喜作柳燕竹林鸚鵡豆棚瓜架小景嘗畫百鳥圖巨幅盈丈飛鳴棲啐各具意態無一複襲富室某以重貲向購弗與曰當求精鑒別者歸之意謂非淺俗所識也咸豐初廣州將軍奕湘善畫牡丹見君作歎服賓禮甚摯或因以賄屬言事力拒不受將軍聞而加敬會出巡邊招與偕行徧歷佳山水畫法益進何青士麟使兆瀛江南詞人也乞古

樵先生爲作歸帆圖先生曰作圖吾不如丹山遂以屬之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性豁達有膺君畫求售人以眎君漫應曰非膺也蓋不憚自貶以恤寒生之鬻畫耳年七十餘卒

汪兆鏞曰自昔畫人多貞介之士吾未見何君而吾友陳俊文篤嗜其畫爲吾道生平因敍次其梗槩以見一藝之微莫不出自堅苦卓絕未有依阿泆忍而能自立者况士大夫之言學問事功也哉

十二世祖子宿府君家傳

公諱應軫字子宿號青湖先世出自新安唐越國公汪華之裔元季遷浙遂爲山陰人曾祖徽博學能詩善真草書尤精星歷祖鉉天順八年二甲進士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忤閹人汪直致仕歸父似穀母董福建僉事董剡溪先生女姪十三月而生公少有志操讀書龍山中年二十一中正德五年舉人十二年會試以詩經中

第二名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明史本傳湖子監國名碑青湖

集贈諸德中南歸序休肅府君行狀祭母親文弟仲宿墓志及翁溥序序朱節送出行守涇州序

十四年三月詔將

南巡時甯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公抗言自下

詔以來臨清以南率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

疏入留中

明史本傳

繼復要衆伏闕請留學士藁城石瑤爲館師危詞

阻之同館王廷陳賦烏母謠大書玉堂之壁石瑤大慙

明史王廷陳傳錄

益列朝詩丙集三十六陳田明詩紀事及嚴卷三引名山藏

遂偕修撰舒芬編修崔桐吏部員外

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等連

章入諫跪闕門受杖幾斃

明史武宗紀帝自加太師論禮部曰魏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錄國

公朱遜將巡幸臨山東祀神所福其具備以聞以諫巡幸臨舒芬百有七人於午門

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

旨補外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情不知農桑公勸之耕買桑植之

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

明史本傳

帝方南征郵卒

馳報駕且至他邑旁皇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

或詢其故公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僮費集而駕不
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公
令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
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公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
百人列水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公麾從人速
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境後有至者方歛戢不敢肆武宗至南都
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銜之而以是難之也
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
千人倘蒙納之宮中傳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停止四補居
民不擾三不明張樹人世宗踐阼詔凡以言落職者起取復官召爲
戶科給事中之滿若水送去泗之日行李蕭然纘舟龜山見家人載
石砧於舟曰無汗我急命投於淮水而後行父老送者皆泣下入

諫省猶爲州軍民上疏乞免運糧養馬士庶至今頌之建祠立碑

紀其去後思

紹興府志本傳泗州志名宦傳王頌蔚明史攷證擢逸卷十八引讀大經撰嘉志

給事中雖

分隸六科其事屬重大者各科皆得通奏

明史職官志

時山東礦盜起

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公奏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

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

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

明史本傳

巡按江西監察

御史程啓充得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

者湯沐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並言王守仁黨逆宜

追奪公疏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啓充輕信被黜知縣

章立梅摺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御史向信因劾公帝

曰守仁聞變興兵戡定不必更議

明史程啓充傳

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

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

撫司尙書林俊留不遣力爭不納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未聞

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臣不忍朝廷紀綱爲此輩壞亂遂乞致

仕

明史林俊傳

公疏言俊累朝耆德豈可以一小人故而奪其職守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卽天下之治忽所由分臣以爲宜留林俊而斥

遠崔文仍下李陽鳳於法司重擬罪犯孝惠皇太后崩發引有日

羣議紛然公疏言孝惠皇太后事憲宗爲妃此嫡庶天下之大分

發引宜從大明旁門而出不當出從中門又言奉例於午門內會

同內官散給軍官俸銀有司禮監典簿辛壽布設大椅高坐西廊

直望寶座事屬不敬況稱對銀兩內官隨意輕重臣等取視率計

一千兩減去一錠重五十兩本日散過八萬中間減少難計其數

合當拏問查究又請豁減額外薦新芽茶鋪戶買辦照例給價毋

使虧苦

均奏

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

明史

侃侃爲

中外所誦

浙江通志

舊制戶科兼監光祿寺察其出入糾其奸弊

明史

給事中每日於大烹門內監收一應錢糧物料自正德初年

僉人用事科官有以光祿寺差而得罪者以後或三日五日一至

日監之職遂廢公至謀舉其職適大婚鉅費復整攝其屬共圖裁

省舊有科道廳頽圯撤而新之光祿寺重修科道廳記嘉靖元年冬刑科給

事中劉世揚列上先朝直臣請加恩以旌忠直公與舒芬馬汝驥

王思張原夏良勝陳九川凡二十人進秩一等明史劉世揚傳

旋以親老乞改南二年秋調南京戶科張璉桂萼在南都

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公名欲倚以自助公與議不合即奏請遵

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明史張桂並大用詩益列朝三年

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史本傳雍正江西通志秩官表增撫按委

赴蘇杭選驗緞疋旋復任分巡南昌地方奏居二年具疏引疾不

俟命而歸為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公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

養吏部為之請乃免逮明史本傳公謂古之君子不勇於就而勇於去

雖見罪中不怨悔與人歸築樂遂亭為公父遊息所灌花鋤竹日

侍於左右樂送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明史其教條

一本躬行尋丁父艱歸浙江通志家居孝友廉介與人交坦然無城

府瓶無宿儲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

有司未嘗干以私紹興府志當時名流陶諧王畿萬潮張儉萬鏜孫存

徐景嵩底蘊劉節高賁亨張直諸人皆貽書問起居家藏明史手札

王識自有傳萬潮附夏其勝傳張儉附何孟春傳萬鏜附李默傳

德九年進士見國子監名碑底蘊劉勗見姓譜高其李本姓金

浙江通志服闋不仕與臨川陳九川徧遊天台雁宕諸勝遊雁按山

明史夏良勝傳江西勝與舒芬並約天台葉良佩同遊良佩答詩有

賦擬湘潭亦聖恩之句海峯堂詩前稿二年按葉良佩字敬之台州

江江西通志皆有錄海峯堂詩前稿二年按葉良佩字敬之台州

蓋靖節之流東莞尹守公嘗論牧民官以愛民為主遇事必求平

易可久遠行不可從名上做工夫得失利害付之度外自然實惠

及民不必出新奇震耀一世凡欲更革一事不可輕率易言已日
乃革之已日乃孚聖人慎重之道蓋如此吾在泗州時年尙少經
歷淺甚覺此弊至今猶以爲恨與人又云爲政之道皆從心始心
乎民則凡所施者皆公也故難有所不辭謗有所不避民惡得而
不感不心乎民則凡所施者皆私也故所以求名者愈巧而愈拙
所以自衛者愈深而愈露民惡得而不怨禮序洪又云世之咎夫
吏者識不給也才不足也強幹卓立不逮也未有以聰明爲患者
不知聰明短者其害小聰明過者其害大愚者作事不敢自是人
得而譏之民得而辨訴之上官得以理喻而法禁之毒未痛而流
穢不長也惟夫聰明自用不恤人言民以爲病彼以爲恩民以爲
敗彼以爲功愁苦呻吟之聲不以聞而譽言載坐其有微諷而切
責之者不怒於言則怒於色矣送會稽大尹序王其論學以爲朱子蓋欲
學者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存此心耳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正在

於此恐未可輕議蓋道必講而後明必於同不可也必於不同亦不可也吾之見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異吾之所見不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同一則失之附會一則失之求勝皆惑也私心用事則先蹶其求道之本尙何足以語聖人之道乎近蒙陽明先生屢賜啓勉豈不知感但此心疑猶未釋若陽明之文章功業固僕之師友也又何必同而嫌於異哉皆與公生于宏治三年閏九月初一日卒于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春秋五十有八葬會稽縣南三十五里石旗山蔡家峽家著有詩文集十四卷明史藝文志四庫皆著錄提要稱其奏牘多侃直之言頗見風采詩文樸實猶守成宏之舊格四庫總目一百七十六卷浙江通志朱彝尊云青湖先生司諫爲直臣牧民爲廉吏講學爲醇儒皆第一流也其論學詩云語道豈捐陸扶世當從朱黯然思聖功二家皆眞儒審擇於鵝湖鹿洞之間非偏重陽明可知鄉人私諡清憲明詩綜卷二十六陶

元漢全浙詩話同明史稿鄉人做詞賦俞長城云武宗在位直臣

盈朝舒國裳汪青湖等皆以敢諫謫杖然聲稱藉甚故當時奸璫

在內逆藩在外危而不亡皆諸臣之力青湖先生文甚富氣節昂

然老而益堅進桑婦弭礦盜幾與孫奭鄭俠並稱千古而止淫絕

侈人主格心安在方正之難容也其人已往其文猶在今讀其全

稿光明俊偉凌霄漢而炳日月蓋奕世猶將見之矣名家制入祀

泗州名宦祠紹興鄉賢祠有司於公里建坊曰清風里題為名賢

汪應軫立在紹興火珠巷家山陰張岱撰明越人三不朽圖公列

立德門忠諫中繪象系以贊曰甫入庶常犯顏極諫廷杖受創至

死無間謫知泗州耕桑是辦至今歲饑藉以無患武宗南巡需索

無饜公集壯丁牽舟如箭頃刻過淮耕市不變解紱歸來囊無一

貫里號清風千秋稱羨會 按 李慈銘越樓堂日記引今有刊行本

貴陽陳田云青湖南巡大禮皆以直諫著議大禮時以戶科改南

故不在受杖之列詩非所留意然風送飛花入硯香池塘新句夢

生涼村家歲晚無新歷山鳥一聲知是春驛路送人千里月鈞臺

遲我一帆風水檻煙波雙鳥白雲門花竹六橋深亦佳句也明詩紀事

改疏卷十三初聘龔氏未娶卒明張龍宣游紀聞娶會稽章氏章蘭坡先生女

祭外先生文子延乾國子監生深延良侯官丞以儒術緣飾吏治

孝思不忘刻青湖集以傳能世其家青湖集卷

先妣事畧

先妣盧太恭人山陰人外大父諱子陶外大母爲曾叔祖冀才先生女太恭人歸吾父十三年歿時兆鏞甫十一歲於性行大畧記憶恍惚惟聞諸吾父所稱述者物得一二痛哉咸豐十年長髮賊自懷集竄四會時吾父客縣幕佐令持堅守計圍急糧盡掘草爲食婢媪多亡散或諷間道脫走太恭人曰賊徧野走亦不免且遁者衆人心皆搖城必潰矣積薪屋下儻城陷將自焚凡百二十日

援師至城圍始解太恭人幼讀書通大義自奉至儉十餘年未嘗易一衣冬月寒甚曳布裳穿穴纍纍而兆鏞及諸妹衣履悉出太恭人手中鐙火熒然夜分紉紵不輟蓋習於勤苦若出天性也久患嗽後益劇兆鏞嘗夜從塾歸課讀鐙下讀誤方嗽急欲是正輒指書抵几以目之未悟則嗽且逾急嗚呼思之尙如在左右卒以嗽成疾以至不起兆鏞遂長爲無母之人矣哀哉太恭人生兆鏞及妹三長適錢塘李氏卒次適仁和華氏卒三適番禺沈氏兆鏞生子六宗泰宗洙宗澧宗準宗藻宗衍宗澧生十一歲而殤皆太恭人所未及見也

世父讀山先生行述

公諱士林字讀山於廣東長甯縣知縣諱倫秩爲曾孫於封文林郎諱焮爲孫於浙江遂昌縣學訓導諱雲爲第二子於兆鏞爲伯父兆鏞生六歲從公讀書十一歲先妣歿府君命與公一室同臥

起授以朱子小學訓誨甚至吾汪氏元末由婺源遷山陰以來子
姓雖不繁衍而世爲士安於貧公爲諸生數十年劬躬砥行論學
貴心得恥隨俗向背生平服膺姚江方嘉道間海內標尚漢學鴻
生魁碩競言聲音訓詁名物繁引旁證其弊支離破碎去道日遠
公謂姚江言致良知本於孟子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擴而充
之之義足以摧陷廓清扶世翼教世之譏爲禪學者謬也遂著書
通湮遏流闢發大義復推而論究古今治法之原以爲儒術必先
之以窮理修身擴之以濟世乃鬱鬱終老而岸然自立歐陽公所
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者也咸豐十年
粵匪犯紹興城陷賊入里公罵賊賊舉刃斫公額流血沾被衣履
仆地罵不絕口賊詫曰此秀才未見過徑去公自投於河鄉人援
之甦因間關踰嶺而南先世遺書青湖集雨亭詩餘史億皆於亂
離煨燼中護持勿失公之力也光緒四年卒春秋六十有八著讀

餘約記二卷公歸葬山陰兆鏞以居粵久占籍番禺道遠未由展拜墓下歲月緜邈不得有道而能文者揚其聲光以上諸史氏謹述學行崖略俾後之人知爲學當有心得不隨俗向背斯爲吾家學之所本云

記吳華

吳華南海人役於樂昌巖館垂六十年織芥弗侵余見時年七十餘矣偃背垂項日督察厮走無所假借人亦服之無違言光緒二十六年夏病炎仆於地婦與孫掖之歸華已昏瞽指婦曰凡上米公家物以煮糜食諸傭汝勿私甫抵家復語孫某處度銀酒器數事速納主者無失也遂死彼未嘗讀書所執守止於此然至踣亡而不苟豈世衰俗薄天惟鍾德於細民耶當代士大夫宜何如也

微尚齋雜文卷五

微尚齋雜文卷六

番禺 汪兆鏞 伯序

張文獻公像贊 并序

夫高密名德士流景其遺徽豫章先賢邑里祀其畫像所以導馭懿媿昭示典型意至深也方開元隆盛之餘正朝野熙娛之際政綱睢刺流品渾殺公赤石不奪白簡繩彈望之立朝無錄錄之習子橫強諫有觥觥之稱峻築清風布在方策弗容贅已竊歎隨有季良強寇不至漢用鮑永權貴歛容古來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使元宗存憂盛危明之思嚴進賢退佞之柄公嘉謨斯建相業克終牛李之說弗行姚宋之規尚在豈非平陽踵鄩侯之跡畫一可歌元凱代叔子之軍大功底定乃挾雕見誇射蜮被讒赤舌燒城青蠅止棘遂令構恨月堂布罟阱以興獄通賄內闈窺視息以弄權

屏儒宿而僉壬熾矣罷軍府而蕃鎮強矣魁柄日芬黃圖雲擾況
又前星錯緯少海翻瀾終受晉姬之讒未納留侯之策辰園掘燕
卯金之勢漸衰愍懷遘災典午之禍方起謀賊不從亂是用長不
亦哀乎然使履霜是戒馭朽時防聞夷甫之言早誅石勒審潘滔
之誠潛備王敦雖肘腋之多虞猶隄防之未潰乃昧繞朝贈策之
意笑溫室故智之談縱烈燔於堂榭畜怒獸於藩溷卒至囊飛赤
白局變蒼黃鼙鼓驚天歇驪山之高宴淋鈴製曲過馬嵬而傷心
方思道濟之忘遣致關西之祭亦已晚矣嗟乎諫草徒焚臣心如
水賈生痛哭猶慮紛更汲黯抗言竟譏戇直鄭衛奏而樂壞梁稅
折而厦傾卽位業之去留知事機之得喪蹇叔料秦之敗何待三
帥之囚百里去虞而亡無俟晉師之入此則後先一轍可爲痛恨
千秋者已今者危樓蕭蕭秋山空綠書堂寂寂春草猶香下馬而
讀穹碑鞠膺而拜遺貌圖陸雲之形宜配浚儀之社頌黃瓊之像

愧非中郎之才贊曰

元像炳煥風骨森森仰公之容識公之心羽扇表誠金鑑稽古道
侔伊呂功媿房杜非惟勳烈亦擅詞章風開百粵詩冠三唐英聲
式傳芳型不沒丹青昭章冠裳秀發祠非武氏堂異文翁鬚眉如
現瞻望攸崇曲江波迴韶石雲護靈氣往來長留風度

虞泉銘

井序

曲江縣北三里皇岡之麓有舜祠焉巖岫盤鬱林木崑嶺舊傳虞
舜巡狩曾蒞此地也祠下泉流潺湲宋韶州守方公信孺刻石以
虞泉名之昔者軒轅葬於橋山溫泉悲涌巢父棲於潁水犢泉著
聞此殆其匹歟陵岸遷貿素泚溼然萬綠交陰時相蒼鷲殺紋暎
帶漾永不波鮮飗忽吹聲若琴筑東瞻韶石之闕南望九成之臺
俛仰遺響竝稱勝槩顧斯泉也境處遐迴世罕知者樵蘇溷迹幽
瀨闐寥然其炎歆不竭霖潦弗盈荒翳累年潦洞千古其亦有類

於抱一守元隱德不耀者乎爰綴小言敢鏤穹碣銘曰

層巒參天中鳴清泉翠華一去曾幾千年松聲雨聲苔色煙色響
雜跳珠湍驚噴雪臨流洗耳俯淵鑑心山冷欲凍月來疑沈掩映
鼓祠陟降蕤豎淒冷感今蒼莽懷古九疑路渺五絃韻遙式薦勺
水何處靈飄

廣州李氏宗祠碑

李氏爲世望族歐陽公唐書宰相世系表李有隴西趙郡二望隴
西定著四房趙郡定著六房廣州李氏譜謂出自隴西唐西平忠
武王晟次子憲憲傳絲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性明恕詳正
大獄活無罪數百人是譜與表傳皆合譜又言憲自嶺南歸留居
江西之吉安宋南渡後有諱邵者徙居粵之南雄溪塘鎮四世仙
之公提刑廣州卜居番禺鷺江鄉實爲廣州房之始仙之公兄仙
開仍居南雄遂分廣雄二房五世才舉公徙城西龍頭市生二子

天棐天亮天棐公生昴英璧英奎英軫英天亮公生胃英自是後分棐亮二房昴英公最知名仕瀛祐寶祐間以直言極諫著諡忠簡讀書文溪學者稱文溪先生子志道工部侍郎轉尙書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宋亡殉節父子皆省府縣志有傳元師入粵子孫避亂散居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增城各鄉世遠族庶分析不下六十房而數百年來各祀徙居之祖未及爲始祖建祠宣統初族人謀以壯甲墨涌謝村沙頭四房公置城內舊倉巷試館一區改葺祠宇祀仙之公并以各分房祖祔之議換就會世變而罷癸丑稍安集復申前議增購旁屋益拓故址鳩工庀材經營兩稔於甲寅季冬落成堂室門廡庖湏咸備有嚴有翼洵懿舉也昔歸震川氏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姚姬傳氏亦言天下罕有千年相傳之譜系今李氏籍粵久譜系秩然復能追遠反始溯本宗所自出大起享堂祔祀左右支分派別俾後之人懷然有所興慕則

從仙類集卷之二
宗法雖亡而其意不墜揆諸歐陽公世系族房之義亦無惜焉李氏長老礮石徵文因爲敘而紀之且以見先世明恕慎獄用能昌大厥後篤生僑喆累葉殷蕃繼自今當益崇禮教尙節槩以光其宗爲世取法豈非述鄉土氏族者所願聞也歟至材用之凡數輸助者某名別鐫諸石茲不具書乙卯三月

重修陳獨漉先生墓碑銘

自王蒲衣輯先生詩與屈翁山梁藥亭號嶺南三家三家之名聿著而論者推先生與翁山詩尤高豈不以躬遭滄桑愴懷家國哀竊激楚所謂危苦之言易爲工耶然揆厥生平忠愛旁薄處驚濤駭浪之中嶠然有以自立抑豈僅詩人而已翁山世無間言先生少遭家難身世仳離間關萬里出入鋒鏑迄未獲一伸是與翁山同翁山監孫延齡軍尙或規効一二先生志在西南道阻不得進跼天躋地窮蹙佛鬱當有過於翁山者及知事無可爲其父執語

以先人未葬奈何欲一死塞責迺廢然思返憂患餘生繪聽劍圖
自況間與當代士夫文字往還而翫世之意寓於湛冥之中哀郢
之思寄諸歌哭之外固未嘗有所降辱也杭堇浦題先生遺象詩
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湖海歸來客乾坤定後身又云叔已歸
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而翁可謂千秋定論歎歎
欲絕矣二百年來孤裔漸微廣中薦紳文學尙論先哲名蹟以藥
亭墓道光丙戌南海吳公荷崖修理之翁山墓久翳榛莽前歲己
巳今邑侯陳君伯任訪得又爲表章之先生墓在番禺縣治東北
高唐石之祥雲嶺封樹荒毀詢之耆老久而始得其遺址迺釀貲
鳩匠重加營繕故碣朽斷別爲市石大書深刻俾垂久遠焉先生
諱恭尹字元孝晚號獨漉順德龍山鄉人明永歷贈兵部尙書諡
忠愍諱邦彥之子廕襲錦衣衛僉事生明崇禎辛未九月二十五
日卒于清康熙庚辰四月十二日有獨漉堂集詩十四卷詞一卷

文十五卷續編一卷配湛繼配郭均合窆子三贛南海縣學增廣
生員勵康熙己卯舉人湛出适順德縣學廩生郭出适葬於先生
墓下之右适妻吳葬其左葺治工畢士紳告諸有司請禁樵蘇陳
侯臨視謂宜拓地築亭屬爲文紀於石以詔來者爰系以銘辭曰
藏復室兮趙武哭西臺兮皋羽瞻增江兮魂戀望滇池兮氣沮石
填海兮口空銜葵有根兮心自苦曉音兮賸詩名孤憤兮抱終古
勃鬱兮靈風蕭慘兮宰樹華表歸兮丁令魂荆棘除兮卞公墓伐
貞馨兮陳辭質千禩兮告坏土

年未
三月

詹先生墓表

先生姓詹氏諱瑞雲字允階自號鈍叟番禺人所居曰鈍庵性懿
厚無町畦所交皆一時賢儁順德李文誠公尤傾心先生申以昏
媼兆鏞少賤奔走四方罕接顏色自辛亥之變鍵戶匿迹間與里
中二三耆舊飲酒談藝每集先生恆至往復日久益知先生之爲

人先生亦喜暱就余嘗酒酣爲言異日刻墓石當以相屬卽漫謝之無何先生遽歿旣葬孤子瑤光奉狀來請文其曷敢辭按狀先世本貫江西廣昌縣曾祖曦暘徙番禺祖書敏隱德弗耀父文鑑國子監生母沈氏生子二先生其次也弱歲劬學甕無儲粟而誦聲琅琅出金石以縣學生中同治九年鄉試舉人赴禮部試國學君奄忽里舍先生深恫終老遇諱日哀慕無已光緒六年大挑用知縣分發湖北以太夫人篤老遂不出仕終養治葬相地險遠顛蹶者屢不懈益虔卒獲佳兆服闋赴鄂大府才之事多倚辦而先生以不習世俗翕熱輒熟之爲不逾月輒謝病歸粵權使者聞其名聘居幕府多所贊畫而不尸厥功平居推誠接物爲人欺沒貲產先生曰吾家故貧吾處之泰然矣夙究醫術謂脈法微窈思纂述祕奧爲一書衰病未成而論說醫案積久成帙編爲鈍庵醫學叢錄若干卷讀者多服其精要先生生道光癸巳八月十四日春

秋八十有二以甲寅正月二十一日卒夫人吳氏前卒葬白雲山
麓卜合葬不吉乃以其年五月葬城東飛鳳嶺之原子三顯榮江
蘇知縣顯榮鹽知事均前卒瑤光縣學生女二長適史秉直次適
李淵碩孫二功開功祐孫女二當光緒初海內承平士夫多乘時
利見奮迹求達先生起自寒素方仕遽已浮湛里街榮觀蕭然晚
際艱屯秉志彌篤質其生平殆易所謂遯世无悶莊周所謂定乎
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者耶先生之歿以世亂葬促未及錢石
幽宮用是敬最行迹表諸其阡以眎來者甲寅九月番禺汪兆鏞
表

邵先生墓表

君諱達琛字淮卿一字南溪電白人先世居閩宋季有諱日榮者
官高州教授因家電白遂著籍焉邑地濱海在廣之西南陲百年
以來邵爲望族嘉慶間芝房先生以能古文名於時君之從祖也

君孝友而懷抱瑋異少喜讀兵書思有以匡濟世變既而折節劬學工文章弱冠爲諸生年三十食餼晚歲始以恩貢就職教諭歷署翁源永安訓導清遠教諭居職弗久未究厥施生平講學於義利之辨極嚴訓子弟每以不能斲菜根爲戒粵故事鄉族祖祠置田子姓入庠給田以助膏火君列上饗乃弗自私雖出父命仍一介不取而手治公產條縷周漸常斥已貲彌縫闕乏由是屢空靡悔焉諸兄憐而濟之亦強而後可蓋友愛狷介若出天性也嶺南向患盜高郡尤甚剽掠無虛日君夙習兵法部勒丁壯嚴守望賊不敢犯鄉鄰假其徽志賊望見輒卻相驚曰莘陂團至矣莘陂者君所居也君操履才略皆世不易及而遇止於此可慨已曾祖諱新周妣劉祖諱榮妣蔡考諱家麟和平縣訓導行誼見府縣志妣康兄弟十人君次六生於道光辛卯年十二月廿二日以光緒丁未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里第易簣時神明湛然諄戒勿營佛事

春秋七十有七逾年戊申葬於某原先兆之次配黃前卒子八延
惠光緒乙酉拔貢與兆鏞爲同歲生今年來廣州相與道故舊出
跡行狀以表墓之文見屬嗟乎世衰道微朝野上下惟利是趨遂
致綱紀紊泯人情益險詖而未有究極君一湔利欲之私足以磨
世礪俗而闇然伏處於山矧水厓不克大爆所蘊以掾時敵豈非
天地閉賢人隱歟夫道固不以所遇爲顯晦然世不見知復湮沒
無傳於後則爲善者何以勸焉遂書之俾揭諸其阡丁巳三月番
禺汪兆鏞表

徐先生墓誌銘

井序

君諱鑑清字錄之姓徐氏本貫浙之山陰先世游幕於粵僑居番
禺仍號爲浙江人曾祖璋理祖岳紹父椒皆隱德弗耀君生七齡
而孤母俞鞠育勤悴以疾失明君左右扶掖服勞益虔中夜禱天
願以身代母目復能視者數月咸稱孝感少好讀書家貧棄而業

齋謀初志終稍饒裕矣治家有法度洪纖必躬內厯友愛外廣施
予戚鄙待舉火者無慮數十家莞獨嚮學而無力者遇之尤厚自
言童年孤露怍怍然有恫於中也交友慷慨重然諾喜禮接賢士
平居日手一卷涵泳若有餘味嘗盱衡時局謂中國貧弱由於工
藝不振恆以工學勗諸孫而於人心風俗之原則未嘗不兢兢以
誦法儒先爲務素澹榮進振捐敘勞得候選府同知以子鼎煌官
廣東布政使司照磨同知銜在任候選知縣加五級封君通奉大
夫君生於道光甲辰六月初七日春秋七十有八以辛酉正月十
五日疾終里第遺命少日母子相依歿必以祔母墓乃以其年四
月十九日葬君匿於廣州城東梅花岡之原距太夫人塋不得百
武也君娶周氏封夫人前卒妾馮梁劉子四鼎煌周夫人出秉鈞
馮出榮耀應璽梁出女三適某某孫六國振國英學濂學洛學
楨學憲孫女七曾孫三慶濟慶恆慶豐曾孫女五君於兆鏞爲丈

人行曩昔時相過從間與語及憂時感事則曰無多言輒招鄰曲
詹允階李湘文諸老相與醜酒譚笑而罷追憶忽忽如昨乃先後
俱逝於是耆舊略盡矣前歲爲文表詹阡今鼎煌來告君葬有日
奉狀乞銘其何能辭銘曰

清癯其貌內行厚尼父有言仁者壽世之汶汶迺離垢升原宰樹
翁以秀卜兆允綏先壟右最迹鏡幽昌厥後

張君墓誌銘

君諱錫晉字智山丹徒張氏爲世望族先代游幕流寓於粵仍隸
蘇籍君幼孤劬學屢應有司試弗售光緒初余從父毅盦先生客
粵督幕中君從游焉先生平日與門人講授不徒循令格條教之
具文而慮遠察微務在崇國體恤民隱馭外緝內不撓不謹未嘗
拂輿情召外侮凡牘之間關繫綦鉅近世每嬖易之是鹵莽滅裂
惜於治理之原者也君學有師法歷客南海番禺新安等縣皆相

引重尋納貲入仕主善後局釐務局文牘署增城縣典史縣令歿代理縣事期促未究厥施廣州諸蕃互市久情變萬端大吏欲儲交涉之才特開洋務館選守令佐貳十餘人入館講習君與其列於各國約章諳練洞達凡所建議衆歛手謝弗及蓋素蓄積然也久之調赴清理財政處辛亥後一佐清佃局旋棄去遯跡香港習道家導引之術余避亂濠鏡壘嘗造訪叩以所得微哂而已而興懷時局祝政綱日非輒惓惓師門謂老成典型渺難復覩相與累欵不置去秋君寢疾余復渡海問視君先已返廣州踰旬竟溘逝未及握手一訣豈不恫哉君性堅毅治事精覈原始要終不失銖豪素儉約能刻苦而爲人謀必竭其誠旁通岐黃青烏家言屢欲歸丹徒修祖墓已治裝矣疾作不果行卒於乙丑十月初四日距生於咸豐己未十二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七考諱金鑑本生考諱文鑑爲勞文毅公瑞文莊公上客有聲於時妣吳本生妣陳皆

以節孝 旌君始官巡檢改鹽運使司經歷保舉以知用縣加五品銜贈先世如其官本生兄弟三人君居長仲弟鴻信早卒叔弟學華始籍番禺成進士官江西提法使初娶陳繼娶俞子樹藩前卒樹芬樹芝樹蘭樹芝出爲叔弟後女二適馬適傅孫五人女孫五人樹芬等將以丁卯十月奉君榇葬於廣州小北門外小鴻鵠嶺之原樹蘭爲余女夫持狀來請銘烏虜余忍銘耶忍不銘耶因爲述家學相傳之緒而亦以抒余悲銘曰

世之汶汶退處於无聞是爲繕性而天存宅茲鮮原沃德後昆鏡幽焯懿縣千春

亡室陳孺人壙銘

孺人姓陳氏諱靜宜字順德人父兆孚母氏張孺人年二十一來歸先妣盧太孺人早世逮事先府君暨庶母吳余以貧故久客於外奔越險阻距家恆千數百里滄瀛祇奉壹委之孺人府君性嚴

重孺人瞿然終日屏息視於無睽雖纖齋艱劬無違言余歲歸省或數歲廼歸每見孺人日益尪羸又時時撫諸兒泣曰吾病深必不及見汝輩成立余聞其言甚悲旣而庶母吳歿逾年府君又見背經紀喪祭誠敬盡禮而勞益甚病益不可爲矣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卒距生於咸豐七年正月十七日春秋四十有四嗚呼人生憂勞困悴惟共歷其境者廼能知之深而喻於微卽事過情遷追話若有餘味自孺人之喪余孑然獨處回首二十年來淒霜苦雨搖兀魂夢四顧茫茫無可告語者恆愴惻不能自己悲夫子五祖澤宗洙宗澧宗準宗藻宗澧前殤宗洙服闋補學官弟子憶孺人不及見之言父子相對而泣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卜葬於廣州城東三寶墟蜆岡之原廼市石爲之銘曰生無可樂兮死何足傷惟食貧之同瘁兮耿百年而不可忘我銘幽馨兮淚浪浪

亡妾陳嫺芬壙銘

妾氏陳邨其鄉十七齡侍於汪攝閫事和而理睦嫺鄙無非議遭世變苦播遷憂以忤疾遂殲生甲申歿癸丑年三十賢弗壽生女二長前殤卜幽宅唐帽岡依先壟塲女祔鏡元石永終古

祭三忠祠文

嗚呼山積天驚海翻波立愾想三忠炳然大節觥觥信國心照汗青日星河嶽正氣垂型行朝淒惻樞密正笏講經侍學攀髯從歿太傅英英堅扼舟師天平不弔柁樓死綏陽九厄運塊肉誰保臣心不渝白刃可蹈殷有三仁宋有三忠忠爲國寶長虹燭空俛仰英靈歔歔風會遺琴可珍故硯深喟教忠大丞古有彝典式薦蘋蘩神其歆鑒尙饗

三忠祠增祀劉防禦祝文

維宣統元年己酉八月四日庚辰謹以特牲清酒致祭於宋和州

防禦使劉公之神曰惟公生當宋季忠貞自持元師圍攻常州裹
創固守嗣復收集亡散從王海上撫時憂憤致殞其生每讀宋史
至此未嘗不感歎流涕也光緒十七年署赤溪廳同知金武祥攷
張詡厓山志知公墓在銅鼓山麓爲之掃除祠墓徧徵題咏惟廣
州城南三忠祠乾隆間番禺縣知縣彭科增祀同時死難諸臣而
未及公幽光久堙亟宜表章茲特補立粟主附祀祠中右龕庶幾
合馨欵於一堂足以妥英靈而示來葉乎敬聲之以詩曰

海濤咽兮殷銅鼓埋忠骨兮鬱千古厓門風雨兮白晝冥霓旌颯
兮揚靈揚靈兮未極思古人兮太息羣鴟飛兮軍潰圍從行在兮
血濺衣主辱兮臣死荷鍤便埋兮猶裂眚冬青萎兮慈元蕪攷山
經兮懷壯謨表微兮拾遺薦寒泉兮城南祠憲着兮瑤席與三忠
兮共芳烈尙饗

祭南園十先生文

陳留先賢襄陽耆舊皆有紀述以垂不朽繫茲南園風雅之宗前後十子抗美比蹤或際承平或櫻困阨涵蓄文采標舉風格獻咏之餘研經敦行式秉雅操豈事浮競羽鍛惜翠葩散傳芬書收天祿名著榆枌蕭疏老柳罨映清泚池臺依然風流誰嗣涼飈八月芳醪一卮九原可作百世同歸尚饗

三賢祠附祀阮曾二公祝文

維丁卯年二月初三日謹以特牲清酒致祭於阮文達公會撫部之靈曰服嶺以南代有名儒稽經誼史尚多榛蕪阮公督粵開學海堂實事求是學風大昌山堂祠宇春秋薦祀辛亥以來棟楹摧圯維昔曾公布政廣東建三賢祠理學斯崇二公遺愛百年去思附祀三賢禮亦宜之世道淪替文教曷興漢學宋學先民是程斯公之靈綏我南服以正人心以端風俗茫茫大陸耿耿寸心酌酒陳詞神其鑒臨尚饗

祭朱彊村侍郎文

維辛未年十二月戊寅廣州士紳謹設位致祭于前禮部右侍郎
提督廣東學政歸安朱先生之靈曰嗚呼茫茫大國睢盱成俗姁
節懿文公乃人鵠天不憇遺哀動林谷繫惟我公茗嘗毓靈臚傳
擢第舉英 大廷雍容珥筆鈴索西清娛祠煽謠震撼 宮籙抗
論青浦實儕袁許矯詔柴市公顧弗與公念蛩駘老淚縱橫早焚
諫草今見史宸觥觥大節感激 聖明持蕩南來程試改制公究
世變憂在士氣西園悲歛東吳歸柩乾坤掀蕩元黃俶莽麻鞋萬
里 行朝駿奔白頭吟望晦景海濱以公之才靡學弗賅低徊南
宋荆馳寫哀踔厲聲家葩采天開標尙四明懲汰靡滑蘇辛周姜
閔孕旁洽曷云語業雅騷斯匹蒐逸刊誤遠踰琴川秀水青浦竝
遜精擘摩挲井桐委心餘年願公百年爲世坊表以立懦頑以養
高劭渚谿有銘椽筆橫掃龍蛇之厄梁木之傾風驚歇浦雪涕佗

城桂旗來下歲寒鑿誠尙饗

祭簡竹居學博文

維癸酉歲八月己丑朔越二十八日丁巳廣州士紳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竹居簡先生之靈曰維公一代耆儒振聲南紀經明行修有道無愧師事九江入室弟子溝通漢宋實事求是尙書論語博闡要指儒術王道微言大義禮堂寫定先民程軌授經六榕生徒濟濟陽山禪山講席屢徙風雨草堂夕秀聿啓恪守師承力關鸞詭闢然日章沖懷不滓薦授學官以勵多士禮館顧問朝列瞻企高臥林泉屢徵弗起天地晦冥橫流披靡淵明飲酒身世相似清顏寡懽有酒頓止餘事明詩一洗繁綺寔轟濤翻獨馨蘭茝杜老平居伏生暮齒續鑑補論穿穴諸史揚摧古今感喟靡涖藏山傳人積稿盈咫想緒言流風誰嗣歲厄龍蛇士林悲涕寒萎蘆荻陰餘桃李靈光倏積累德宜誅九原可作鑿此芳醴尙饗

硯銘

磨兮涅兮无虧昭質兮視斯石兮

方竹杖銘

庚申四月過杭州於湖上得方竹作杖系以銘

方其質堅其節湖上此君有風骨持之百年以無蹟

酒籌銘

有酒孔旨以酌君子云誰之思俯拾卽是談言微中雅而不俚令
出惟行立之監史

微尚齋雜文卷六